

正文史记简介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 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 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 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夭 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 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 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 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 釆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査，司马迁 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 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 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司 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 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 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 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愕才把这部五十 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 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 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 篇。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 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

2

《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

《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 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 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 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

《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 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 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 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釆用阙疑的态度，或 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

《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 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 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 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 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職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 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薪，事武安君白起。而 少梁更名夏阳。薪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 池。嶄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暇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 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 生毋怪，毋怪为汉市长。毋怪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 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 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 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 名、法、道徳，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 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 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 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釆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 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 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 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 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气夫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 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 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徳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 剪，釆椽不斫；饭土囂，土刑，物梁之食，藜蕾之羹；夏日葛衣，冬日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 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 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 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 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 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剽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 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 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 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 巧，时变是守气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 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 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 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 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 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夭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 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峰；厄困 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略邛、雅、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 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 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 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 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 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徳，宣周、 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 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 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 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 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 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纳史记石室金鎖之书。五 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 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 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 萤生：’周道废，孔子为魯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 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

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

《礼》

《诗》

《乐》

《礼》

,纲纪人伦，故长于行; ,记山川、溪谷、禽兽、 ,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以节人，《乐》以发和,

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 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阴阳、

《书》

草木、

《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

《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

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 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O《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己。故《易》ET差以豪釐，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 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 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 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 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 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 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己然 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 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 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釆善贬恶，推 三代之徳，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己也。’汉兴己来，至明天子，获符 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 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徳，犹不能宣尽其 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徳不布闻，有司之 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徳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 之《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维。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

《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 止，自黄帝始。

《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 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 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 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 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 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 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 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 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 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

《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 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 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 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 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 第三十。《伯夷列传》经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 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 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 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禳侯列传》第十 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 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 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 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 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鯨 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编列 传》第三十三，《田脩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S 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 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 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 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湧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 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骤 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 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 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 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 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 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 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 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

《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鎖、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 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 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 父子相继篡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 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 ”网罗天下放失 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 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 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 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 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 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 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 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 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 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驾，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 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 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 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 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 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己不得舒愤懑 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 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 而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 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 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忧慨之士 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 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 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 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 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 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 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己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阊茸之中，乃欲卬首信 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 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 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 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 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 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 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己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 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 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 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 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干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 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 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 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 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 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 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己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 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 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 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 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 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 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 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 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蟻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 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 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 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油体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篷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 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 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 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篷，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 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己至此，言不 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 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 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 布为硃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 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 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 墨之外，己稍陵夷至于鞭篷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 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 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己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 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 不勉焉！仆虽怯夹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缱之辱 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己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 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 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 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 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 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 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 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己著此 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 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 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 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 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 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球，曼辞以 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 尽意，故略陈固陋。（以上即《报任安书》）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悸祖述其书，遂宣 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 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 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 《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

《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釆《世本》、《战国 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 于釆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 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 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 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 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 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 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正文夏本纪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條，條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 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 昌意及父解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 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蘇可。尧曰：“解为人 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爆者，原帝试之。”於是尧 听四岳，用蘇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 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餘之治水无状，乃殛餘於羽山 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蘇子禹，而使续稣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 ”皆曰：“伯禹 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 ”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 之。”禹拜稽首，让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徳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 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條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敢入。 车，水行乘船， 九州，通九道， 众庶难得之食。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減。陆行乘 泥行乘橇，山行乘晾。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 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 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

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

阳。覃怀致功，至於衡漳。  
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 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 夹右碣石，入于海。

济、河维沈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 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 同。其贡漆丝，其節织文。浮於济、潔，通於河。

海岱维青州：堪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 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締，海物维错，岱吠丝、臬、铅、松、 怪石，莱夷为牧，其節畲丝。浮於汶，通於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空O大野既都，东原底 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咪夏 狄，峰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嬪珠鼠鱼，其節玄纤縞。浮于淮、泗， 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 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 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箧织贝，其包 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己道，云 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 品，桂、榦、桔、柏，砺、砥、窘、丹，维箇露、梏，三国致贡其名， 包甌菁茅，其節玄繡巩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 雒，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濾、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 都。其土壤，下土坟址。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締、社，其節 纤絮，锡贡磬错。浮於雒，达於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幡既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绩。其土青孰。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珍、铁、银、镂、容、磬， 熊、黑、狐、裡、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 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泊。漆、沮既从，津水所同。 荆、岐己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 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珍、琳、琅开。浮于积石, 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湃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硃圉、鸟鼠至于 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幡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 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 过雒泅，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 于海。幡冢道港，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漾，入于大别，南

消MTB 臀KntG *SS.*浏宿」C-V朋 Tyr 弟法。滸\*菜)>T苴〉浴\*潯。*^ss.* T薄。X滸\*>TM。旅釜皿盖茁，滸朋屮首，

決\*-B-£G>T»。K X尚個T^『X设\*冷 写。滸>屮謚。蘇道四

幽鄧旬>}『浏冷T7尹X滸\*明屮藻)浏已满，箇。>T苕。*SS* 渋\* 淤TS，諭。X 激冷 TW9 渤\*>T2i。

泳湖h;一苴旬「E»i- *ss. ss. § £o ss.* Bws-M湼lllfi网昇。-frHffi± 醇“ ’爲。®净。*^so s*

令冲申冲Hw季MnHHffla滸”困冊鼻導醐「n困隔济f®)lllmi冊導 i- *ss.*wmi冊法。aUE季W.E隔漁弟“回隔米「nnh隔宙 H「III珂冊雖海。浦品季MH,隔薄潮“ KS.8- *usso s^ss?*Illmi隔»「n-gHfflw。畑湍孚MmiHffl源潮“III,珅冊 蚓「隔燄。

宗賢 T 舔)H5I-濫，*s.* H^prT@M。*SSS* 卅。*SB^3O*冲，渗海汁卡芯。

揪贸益rt-wffi部。M漪，*»ssso* 柵蜀佻M 貓 Eh aaM旅竊。*sso* a 涕。*s^* …揪aE” a滋一» M网宗「囲木「*He ss. ^ss.* Eh '涕。…揪蜀Eh W *s^o* ->E» 4-咪琳湘，诸 郵M湍N。瞟罔部湼測〉燃部咅N。*SS.*国 注电漂歯『国一i中副畔。国離书K叫哋旧郷>2 -£E» a渾。*芝* 字 夢渋叫泗軒應。-TimlhEh京弄\*\*『*豊羯)普F S* s®- Bs- waffi- sa将，*ss. so* mHa- *ssio* WS5B-»米尚画。*^s is. sio ss^o sss.* 海瑜座片蜩。si-M逮田泅彫。*ssi^*，>Eh *.rs^* 4嫌奇。己郴sEh a渉滲前杏「囲漠旅建。V

*^ss.* a片身皿叫。…細郭Eh*决* 即色叫一 fofflm幡  
爍。，>>湍調Eh a色琳機幡7，>E“ a慕法通冲〉T  
部咔湍滋 ZK。*^ss. si. s§.* 6e・  
牙。由飮咏泞漁魂壊泠。*s^ss^.*離免嶙遅N=o由趙7泞海

82° *so* 泞决 75M「蚓HgB。，郴畜 Eh、澆〉兵3\*成。，

*S.歩*却一sTJmfm 用労异。S-冲T沖a。*SS* 55 -用WW令汨斗。，翊 E” 4 - i-冏舞一 *s^ss* 皿。^S3^- *s^o*渉变潟出AN瀏。EAWJR。奋冲瀚甬 片品N。*^s. s^s. so* ^s 鵜)*§so sso s$o sso* ssw-讹既g 識咪赫渺。言“參*s\*xso .* aE” a点琳南昇遂。*^ss. si.*丑器M 陡。漿-訟s淮。，鈿 Eh e-添-ffi)肝nlF^f\*。*ss^ so ss^* 生+n3「*ss.*B彌M木。*s* 尚耳。詡X蜂舞。<\*E” ’旅啪syis灯耳氓N底。， 揪s泳潮農>N®「令决咪湼醐。*^5. JWUN。sso* 部海薄奇沛。距鍛制)骤BnaiL幽嚇雙讒，8 £-四冊滲 *戶 ss: sso* 部泅兵奋髡 E" a 蕊汁Ns>)ffi耳ffiJr，75 sEh *i^s. SS.*朔 H 溜戏一 *^SSSS0.* 洪)§^- S-，※涸\*閔£|” an唳品建「B5- *ss^.*，XSE" y\*s- *^s.* Eh a涕，Ki-，泳湖>HTnh5激調Ns岡慾湖gE-J二至卅。 *s£^.* \*劃。*^.$sso* ss- *sss* 醐格部s茸。*3^s^ss^o* al» *T) 0^as. s^o*

*9SO* i>ss^ *汁)*sm芋。3面糅飮。mNs。

*i.* HMT 冷盗吕濫。\*>HT 滿飮。lll4ffN 港樓。既 s>^2 - 5®^eHS° *ss.*>HTa»瀰。用調溫' 囲 s- *ss^ss.*

N\*(s-os泳海讪盛里冲屮湘\*wfin翱ft?。 調 M\*蒲e?RN 灯成。 2^8- *sso* i- *s^.* 75成>選丑N。 MEh *4.* 3®^.-厮岡幵熙雨«宅)勧取山用。冲曲 養&M令。秘咏譯冲奇冲N#。W8S- mf対Tm「*s^o*

21

冷令。丑令〉涎fs令「癮t洋〉*a* 片。，線浏廁海用。*31.*

盗-\*翱汁潮\*。*^ss. s^. SS.*奋 WKN 羿。

H5- B^s-湖\* 彳-B-湖。*SS.*爍，*^s. s^* mo奏曹N奋普。

-H-法濫。K彳盐\*。制a濫，屮制邪濡针。*si.* S3 ° 58- \*s- ss- mm盗)屮彳差件。副荏温「 *a. s^o*翊还濫。\*部厕阡。翱»浇〉*S* -孫N4J\*L-ffi「湖\*彳岸-ffi。翱岸-ffi\*，*SS.*蝸爾匙。*SS* 添。藻浦果N。»SH- 5®- 滲彰瓣片用。s^ 波』*^ss. si»s. §so s^sas^.* 渊润出 N^。?s- *sso* S5- *sso* SK-翱掘灌)K詡滩阡。*^s.* Sas-海 *io ss. ssss^ss. ssss^.*mi *s^o ss&^s.*CU3«N。*sf ss* 函。函線制 »§s»蒲冲區源。*ssr*爲瑚AE“ aDHsf樓滲谈泳M *s^o* 六浏理冲，。谈鹭测N3V §8ffi

Hsffl->\*e醇)SHI- *ss^,*尚® 帀，或部用，®側日，*s^,*澄Ka *s, s,*彊日，<帀，颗 帀，S母环。岸fiEw耳。*sss^so*皿»，剛母)同爵啪 渺。B叫>冷st漁PIM，芋湯3濫' 囲黜瀰。s>m冷®。冷m#。M>4 它。

\*途為7k「 耳。農爛卧E. 令。«\*益閔「 薛。*SS.*

燃>監矛。  
泗将f令一

si-  
n-

屮前辛滞。*ss. ^s*时卅 *so* 尚affi  
wwf 凍。*is.* ^s

正文周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 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 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 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 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 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 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 虞、夏之际，皆有令徳。

后稷卒，子不窜立。不窗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窜以失 其官而馅戎狄之间。不窜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 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 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 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徳。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陥立。毁喻 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 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 业，积徳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己复 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 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 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 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 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 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徳。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季历娶太任，皆 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长子太 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

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 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 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 阂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潛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徳，诸侯皆乡之，将不利於 帝。”帝纣乃囚西伯於麦里。阂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馴戎之 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 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 ”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 伯得征伐。曰：“潛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 砲格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 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 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 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 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明年，伐邱。明年， 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 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菱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 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 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 脩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 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 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徳臣，小子受先功，毕 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 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 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 28

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 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 彊抱其乐器而信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 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 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 怠！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 天，毁坏其三正，离遇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 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二* I ”

•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 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 ”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 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季、 微、纏、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 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 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 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黒，如豺如离， 于商郊，不御克馅，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 戮。”誓己，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 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 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 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 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 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 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 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己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 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己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 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

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 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 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 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 紬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 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 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 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 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 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 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 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 秋己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申诫太仆国之 政，作■命。复宁。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燿徳不观兵。夫兵戢 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 戈，载案弓矢，我求懿徳，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 正其徳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脩之，使之 务利而辟害，怀徳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 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窜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 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徳，遵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 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徳，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诉 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 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 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脩意，有不祀则脩言，有不 享则脩文，有不贡则脩名，有不王则脩徳，序成而有不至则脩刑。於是 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於是有刑罚之辟，有攻 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 则增脩於徳，无勤民於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 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 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 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 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 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简，正於五 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 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 无简不疑，共严天威。跋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則辟疑赦，其 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 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副 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 属三千。”命曰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 有三女馅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 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 美物归女，而何徳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 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共王崩，子懿王畑立。懿王之时， 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 燮，是为夷王。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 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 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 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 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 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 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 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 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 敢言。”召公曰：“是鄆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 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嗖赋，矇诵，百工谏， 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 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 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 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 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岀言，三年，乃相与 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 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離而勲怒乎？夫事 君者，险而不離慙，怨而不怒，况事王乎！ ”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 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 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 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 朝。

宣王不脩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 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 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 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 而壊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徳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 亡国之徴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 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裏姒。裏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而为后。後幽王得裏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裏姒 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 衰也，有二神龙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裏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 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兼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 滎在，梗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 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兼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謀 之。兼化为玄量，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既皆匕而遭之，既笄而孕，无 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糜弧箕服，实亡周国。”於 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於道，而见乡者後 宫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馅於褒。 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赎罪。弃女子出於哀，是为褻 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 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 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發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 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 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増、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馴山下，虏裏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 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 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 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 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 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 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馅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阊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 積，績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 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馅温，己居郑之栋。立釐王弟積为 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讀，复入惠王。惠 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 生叔带，有宠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 欲诛叔带，叔带馅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 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 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 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 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 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 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積之乱，又郑之由定，今 以小怨弃之！ ”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徳翟人，将以其 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 从。”王不听。十六年，王细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 谏不从。如是不岀，王以我为慙乎？ ”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馅郑， 郑居王于氾。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纟出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 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囹弓矢，为伯，以河内 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 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六年，崩,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

子匡王班立。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 设以辞，楚兵乃去。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己而复之。十六年， 楚庄王卒。

交疏於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之以地。”果立 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 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 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 计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绝於秦，必入 於郢矣。”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於韩，不借畏於秦。史厌 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 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 曰'韩彊与周地，将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 受，是受地於韩而听於秦。”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 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阳？周君将以为辞於秦。周君不入 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 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徳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 矣。"

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徵甲与粟於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 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韩毋徵甲与粟於周，又能为君得高 都。”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 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徵甲与粟於周，是告楚病 也。”韩相国曰：“善。使者己行矣。”五代曰：“何不与周高都？ ”韩相 国大怒曰：“吾毋徵甲与粟於周亦己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 ”代 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 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 ”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 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 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 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 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撮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 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讹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 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 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 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 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图 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 将伐周也。王试岀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 矣，犯请後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後举事且不信。不 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 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 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勣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 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於齐。兵弊於周。 合天下於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 不行矣。”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 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 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 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 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 锐师岀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搂攻西周。西周 君馅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於 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单心｝ 狐。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 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 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 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 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开雀录，火降乌流。三分既有，八百不 谋。苍兇誓众，白鱼入舟。太师抱乐，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简刑 措。南巡不还，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糜弧兴谣，龙兼作 蠹。頹带荏祸，实倾周祚。

正文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 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 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己并 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 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 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瞥、王齢、康公 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瞥击定之。二年，應公将卒攻卷，斩首三 万。三年，蒙瞥攻韩，取十三城。王齡死。十月，将军蒙瞥攻魏氏爹、 有诡。岁大饥。四年，拔参、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 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 拜爵一级。五年，将军瞥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 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 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 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 见西方。将军瞥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 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蟠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 斩死，迁其民於临洗。将军壁死，卒屯留、蒲惣反，戮其尸。河鱼大 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燧專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專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 恣再。事无小大皆决於專。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專国。九年，彗星见， 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毒 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 人，将欲攻薪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战 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專等败走。 即令国中：有生得專，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再等。卫尉竭、 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 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月寒冻，有死 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 相国吕不韦坐燧專免。桓齡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 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 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 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 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 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 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 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 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 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 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齢、杨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阅与、標杨， 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鄴安阳，桓 齢将。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 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 国事不道如*娯事、*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燧奇舍人迁蜀者。当是 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綺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齢攻赵。十四年，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 破之，杀其将军。桓騎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 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鄴，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 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於秦。秦置丽 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 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隆，端和将河内，羌痍伐 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痍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 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就 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 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 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 西。二十一年，王贲攻。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 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 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 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 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 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 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酣。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 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籀臣， 己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 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己而倍盟，反我太 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 王始约服入秦，己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 以西，己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 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 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 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 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館、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 五帝地方干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 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 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 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 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著，皇，，釆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 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 朕弗取焉。自今己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

戒。

於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腫，穷成山，登之眾，立石颂秦徳焉而 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 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徳，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 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己大毕，乃临于 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挎心揖 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 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 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 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 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 常。皇帝之徳，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 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驪欣奉教，尽知法 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 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徳，各安其 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 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 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缩、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 杨樱从，与议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 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 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 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 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徳，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徳，刻于 金石，以为表经。”

既己，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 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 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 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 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 ”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 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 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 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衆，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眾，临照于 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 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 己。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徳。义诛信行，威輝旁达，莫不宾 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 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 式。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眾，昭临朝 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 彊。武威旁暢，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階害绝息，永偃戎 兵。皇帝明徳，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 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 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徳，祗诵圣烈，请刻之 衆。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年，无事。

H-f

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

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 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 城郭，决通限防。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 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徳并诸侯，初一泰 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 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 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 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 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 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假中，筑亭障以 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 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 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 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 不及陛下威徳。”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 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 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 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 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 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 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 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 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 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 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 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 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 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烧，跋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 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埋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 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 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 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

ON®酬殺 *sss* 。負生鏡制。廿 K4-11I

*^sssss*。果硼雲a ON燃与»。积K-H-K虚剧  
IW^J .鳏\*\*録枝间。妝SKKV “n«振  
挝屮甲酬萼 O8SS os^ -NSH-K埋。S^N 崖鈿 ^?  
K回SW探忌遇-2II顋―斷如箕世州炽oi

*^ss* fJ\*Y5Jwn』WE電粗州煨

会。KIII也箕戻版型。嫁墜K-4』右顷LnjMfc陇

*9* 芨 hk 郴成娜®<>o^fcsss』7t-K米不好 43s

*SS*。村郴政w匿-frK-牛H-K峑温成，“n照-K5T ^Es。郴

卩？/瞰恕a。嫁湛昧妆氏\*芸Nsffl嶽塁宸姙。顷长8EK酬-&-K-.酬 *^sss ^ss.sss*。刼«他w搂K- 』屮地an^teswrsl。滨薜 。規 <o^sisK ims®^ o,ss

。与私蒸您』»堡駅鈿Hll-K悪嬰罔。匠狀nK堀塊』Y

七早丽屮»O<IS

K沐“n蟋町罢卅虹州曜

*^ss* 』»竖。粗底 Nfc呆裸泌成-ImON 烘鈿 *^sss* f 3 os^-w^ o® wn亲Y-fr返，*ss*。凜卅骡炬罢罔。嬰阕加筒Y-B-。田\*«4 海卅契阕 MT--3W *^sss^* oi，w#tt加fr4sfc。題 根 Y«®®臺礬 船NK^ota。金安K -YW’B也』Y«撇即\* “田州要瞰彩a。目 曄曰诲嫁収反\*四荟。SY。欧加喚底与瓯Oss\*』H-H<演 与令。甲 4 贸K-urorIMs•漆K-MY』«£¥<』WY«*^ss* •Ns曲 Yg喚底WY offlYw。旌根謨 。-a-

“SIM撼段Mooajlg撼R川絶E。二极B叔不 osss。皿川加七-B-牝Ossi，矚国我。与 *^s ^sias*。蚀咻EN 肥K-K苦 “咻Ett善。NWXesw%。堡 *^ss^ss^*

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 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0: “为吾遗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 见，置其壁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 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 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 爵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 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 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 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徳。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徳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 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 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恆 常。六王专倍，贪戾汰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 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 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徳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 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 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 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洙，男女紫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 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 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繫，人乐同则，嘉保太 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 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 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絞鱼所苦， 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 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 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 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眾，见巨鱼, 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

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高曰：“臣固原言而未敢也。 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 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 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 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 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 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 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於内宫， 议其罪独後。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 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 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 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 吾无罪！ ”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 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 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 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 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 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 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 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 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 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 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脩为 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 谋曰：“奈何？ ”少府章邯曰：“盗己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 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夭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 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 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己死，章邯乃北渡河，击 赵王歇等於钳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 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 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後公卿希 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 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 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 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釆椽不刮，茅茨不翦， 饭土瑠，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殽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 水，放之海，身自持筑雨，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 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 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万 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 兼天下，天下己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 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 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 ”下去疾、斯、劫 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钥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钳鹿。冬， 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卻，二世使人让邯，邯 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 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於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 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 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 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 中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钳鹿下而前，章 邯等军数卻，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 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己屠武 关，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 齧其左验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 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 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 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 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 62

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 ”卫令曰：“周庐 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 ”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彳亍射，郎宦者大 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 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 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 得全。使臣蚤言，皆己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 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 否？ ”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 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 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 杀。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 S： “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 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 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 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 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 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 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 ”子婴遂刺杀高於 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 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 符，降鞅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 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 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後，各分其地为三，名曰 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 秦竟灭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汉。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 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 之也！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 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鉅擾白梃，望屋而 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师 深入，战於鸿门，曾无籀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 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 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 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 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 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 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 关据 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 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 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 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 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 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 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己 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張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 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 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 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 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 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 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 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 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 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 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 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 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 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 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 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 无亡矢遗镰之费，而天下诸侯己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 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 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 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执極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籀 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 之咸阳，销锋铸錬，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 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 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甕牖绳枢之子，虻隶之人，而迁 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蹑足 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 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 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 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鉅擾棘矜，非錢於句 戟长餘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 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 黎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 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 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 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 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 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 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 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 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複褐而饥者甘糟

,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 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 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 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徳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内，皆謠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 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 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 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後奸伪并起， 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 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 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 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己。 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 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 也。是二世之过也。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徳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 鄙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徳 公立。

徳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初伏， 以御蛊。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缪公学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狗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龚公。

剌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栋圉氏。生灵公。诸臣围怀公，怀公自 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 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嚣圉。生孝公。

#垮恤Hn+启a。*s^o* 什'姗H出。x+s- *sso* «S^Hn+s° 黜玲溶。肝®3H。 應邱出祉H以令。翱淬礙。

*sso* 肝#冲出。 3WWHI«° *s^o* S\*H° w\*H<Hllla。*sso* 曲弄冊部。nnf 出詫。

*,sso i.* #玲口十>佥。耳藻<碗依。 測HH肝+h 糸3\*。

\*llla) ®»H肝+n«a\*。件启«. #冲出肝M+IllaaR。

\*plg苦国。

S3-尚鸯HF鶴洪 E'BmHo2

S7K 渤IllEn。 s-\*s\*ws。

w\*HRm+naaH。\*n-fitesHm苔。mw出洲ay 沖溥「 溢\*出序开，S33-撫洲部部。W高苦Hf出 弃狗>泗廁。Bf 器Mffiy MM澳浴。

欝聊瓠HIll+CYa。*s^o* Rn 陡瞄部。薜冊井+lllaa\*。

n 陣冊翊<Hlll«。制四\*。*ss^so* ns+ns \*。

#溫冊翱+&书-+A+ME1N 出。E”

*ss. s$o* nnssar。\*\* *if.*«硼洲滞。III+六a「沏斗淳—F渔奋焜令-*s* 商出。*s,* 圈燃，忘。岛 Nwsf聊。

^^3 - *SI:*aE-滲婚)ssa- *sso ^13^. ss. s,*出湖〉ma *so f io* ^S8-

iss-田流決溶NH。51-

SM^ 堂珂刖「sct®。m> >8- 552- 8wm- i^sa- k咏益遂)苟弱泳

68

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後，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 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己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 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 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 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 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 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 纪季以都，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於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 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六国陵替，二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狄成 行。南游勒石，东瞰浮梁。滴池见遗，沙丘告丧。二世矫制，赵高是 与。诈因指鹿，灾生噬虎。子婴见推，恩报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 主。欲振積纲，云谁克补。

酗咨)巻卅画壬3冊>。*S?*啾槨。沁EH時。\*E\*Je。M 出理S照汕冲孫N薄)焼由霊ffi。^3®s- 湼W愚片 部Mk。rlla间照「盛¥酗国。

*ss^. »s. ^s$uso*FTai滝 A『 *s.*瓣謨目底。詆毗H海' f\*浏>肝選帝佳。汩岸，5W- *S if ss^so 誠W出夢*理沖添商)嘍冋丁 邱沖，出fiMMbr詆尚潍)喉N。酗圈園景®共，is» ^8- *涟聲sssso*

Miss- i- *is.*逼導汁汕Eh 4^-汁冲\*眯 島成一 ’

協沁Ann玲嘿盖令「盈nuNw，囲浏善瀰。*$s^$s 哄^so s^s.* wffi-令蔬冲融Eh affifB-H蔑)時冲睡 T。，酗国\*啊木】沸浏読圖。75迷\*渤Ena淬溫咨户将丁毒—整。歸 >-no玲汁 iFffiy 密 N3。nn玲雄。s>- *s^s.* N「业>嵌。笔色E“ *^iss. s^o ^sss^.*凝 底br^y »1» *s.*Dn玲 lannswMia。酗滋認遺「淤。nD玲 Eh 註渺〉S2-河慵皿源。丽或弧对『*塁 sso* iM-nnffi篁nE/Eh *.^sss.*曲»A。茜今嘿 *歹*除NTM) xnnK>nl“京兵帝我灯\*3杏成。^毋 *^so*血玲员Tinn漁底)*ss,*瞰洲時卅。

酗圈\*\*木耳「諏姑SN田。nn洲曲SKDH1田己諜「尚—必kKis 分匸皿漁区饗 N。Mk 益nnfinEh a>frA'>HT»A。…令為s\*。*S* ». E“ *^s^s.* 身咪灌。酗 85 J- *SSS&..*茜期\*\*咔片灌。爾滋『户Eh a滲 茵。，75旃汩。回旅1。険沁Eh *^s^sss.*湖諒»f4 酣。，酗脸孕密Eh *pss.* f娜昴密。，汩酗滋灘「*ss^.* 淳。

酗滋\*嚇木〉※买玲尽冲源)令洱誘N翱苏N「耳耳潔N)河流諏 82

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 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 士原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 曰：“前有大蛇当径，原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 ”乃前，拔 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 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 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 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後人 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 亡匿，隐於芒、矽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 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 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薪，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 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 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原君召诸亡在外者， 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己数 十百人矣。

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 Wo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 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 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 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 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 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 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 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於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 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 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 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 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 守丰，引兵之薛。泗州守壮败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 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 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己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 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 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 叛之，闻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 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桃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萌。东阳 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矽，三日乃 取财。因收防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 从骑百馀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干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 攻丰。

从项梁月馀，项羽己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 因立楚後怀王孙心为楚王，治吁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 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 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 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 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 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 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萌。

章邯己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 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钳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旺台都彭城，并吕臣、项 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矽郡长，封为武安侯，将质郡兵。封项羽为长安 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 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 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優悍猾贼。 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阮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 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 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傳悍，今不可遣。独 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 梁散卒。乃道成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 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 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 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郦食其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 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 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於是沛公起，摄 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郦食其为广野 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 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 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韓辕。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 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齡战犖东， 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齢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 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後击，彊秦 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 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到。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 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 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 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後：足下前则 失咸阳之约，後又有彊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 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 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 者。至丹水，高武侯鎳、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 鍋，与皆，降析、郦。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己以军降 项羽於赵矣。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驟布皆 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己杀二世，使人来，欲 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咯以 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於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 毋得掠卤，秦人憲，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 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 组，封皇帝玺符节，降钥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 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己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 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 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 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 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 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 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 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 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 内诸侯军，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 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己定关中，大怒，使 黯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 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 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 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 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 ”沛公 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 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 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 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 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 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栋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 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 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貌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 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制。燕将臧荼为燕 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 陈馀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鎖十万户。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 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 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 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 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跤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己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项羽岀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干里，必居上游。”乃 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 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 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 越，彭越大破之。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 耳。齐予陈馀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於代，复立 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 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 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 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闻之，发兵距之 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 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 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 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 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 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 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 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 诸侯皆縞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 之杀义帝者。”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 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 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己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 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 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 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 见楚彊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所。汉 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 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 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後乃独 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栋阳，诸侯子在关中者 皆集栋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於 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 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 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 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隆击赵，斩陈馀、 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馀。项羽 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 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 臣。於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 辞老，原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 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 与数十骑岀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根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 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根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 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 阳数岁，汉常困。原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 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 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 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鋭布行收兵。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 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 兵北军成皋。项羽己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 阳，诛周苛、根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自称使 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 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飨军小脩武南，欲复 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 编、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 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

淮阴己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 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 项羽闻韩信己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 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馅彭越。当此时， 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四年，項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 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己。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 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 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 兵还。汉军方围锤离昧於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韩信己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

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 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魯父老项羽 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 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 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 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 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己，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 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

皇帝曰义帝无後。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 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 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絹有功，从入武关，故徳番君。淮南王布、 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騒为项羽叛汉，令 卢编、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 岁，食之一岁。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 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 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 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 姓，给魄餓，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 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 太尉卢编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 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雒

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 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 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拥警， 迎门卻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 天下法！ ”於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 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 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 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 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矩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 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 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後十馀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 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馀 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 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 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己下徙治 长安。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於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 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 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 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 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 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92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 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 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保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第、荆王刘贾、楚王刘 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栋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栋阳囚。更命郦 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稀反代地。上曰：“稀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 所急也，故封稀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 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 曰：“稀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稀将皆故贾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咯稀将，稀将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稀等未毕，稀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军 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 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稀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 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於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恆以为代王， 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 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琼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 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己击布军会甌，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 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习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 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驪， 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 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 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 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 请，乃并复丰，比沛。於是拜沛侯刘湯为吴王。

汉将别击布军洗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

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稀当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 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 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稀、赵利所劫掠者，皆 赦之。陈稀降将言稀反时，燕王卢網使人之稀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 迎網，網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编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 击燕王網，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 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嫂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 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遂不使治病，赐金五 十斤罢之。己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 ”上 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懸，陈平可以助之。 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 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卢编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 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 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己 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 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 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 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網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 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 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兒

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後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 如意；次代王恆，己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 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 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 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儘，故救儘莫若以 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 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 十月。车服黄屋左贏。葬长陵。

始自徒中。 素灵告丰。 实愤于衷。

还歌大风。

雄。  
功。  
宫。

高祖初起,  
彤云郁财,  
王我巴蜀,  
威加四海,

言从泗上,

龙变星聚,  
三秦既北,

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 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 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

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 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 子，宜为高帝嗣。，原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 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原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 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 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宣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 计，不敢忽。原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 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 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 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 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醃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阵，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 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 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 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 产等军。硃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 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干斤。丞相陈 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 刘兴居邑各二干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干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 己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 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 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窓，罪当 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 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 皆曰：“陛下加大惠，徳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 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 曰：“朕既不徳，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喋志。今纵不能博求 天下贤圣有徳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徳也。谓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 大体。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徳。淮南王，弟也，秉徳以陪朕。岂 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徳义者，若举有徳以陪朕 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 朕为忘贤有徳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 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 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 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 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於诸侯及宗 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 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後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鞅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 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己上孤 兒九岁己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徳惠天下，填抚诸 侯四夷皆洽驪，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己尊昌为卫将军，其 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 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 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 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 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 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驪欣，靡有遗徳。今 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 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 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徳，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普，以诫 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蔔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 微眇之身迁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 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徳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匂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 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徳， 故中间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 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 盛。”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 己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 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硃虚侯为城阳 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 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 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吏以为 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 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遣列侯之国， 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 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 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 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 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 居其故，陵辍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 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 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 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馀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於是诏罢

901

。艰煨 *i*。戰屋相

*破佥*0^5。■wEt®杉硼。绘K-鈿.懸曲舫^<S2S。好 嘏粉暖。令驚>««055。暇H-w既府。M- *sss^s*。蚪蝇冃菸姻瓯握-H-。籟与，贸点*^s^s S3*。S-3EB要 M 烘 *S.*。挪菸3<蟋戰尽折S4- g。洁驱N田遂域。-1\*泗爬糅疾務域^§—\*5 環 。服-K孵欢 0 长 NH-K 0 唉，*S* <。买国遂«一兼\*N咁XQK菸罷加^?WSSH 叵，政K-亦炊 *^s ^sss* 0^2。目-ffi欧泗E\*叔fc sfi *^sss^* -划将Y<>°咁3N叱。屮典遂奪〉[11埴。服 *s^ssl^*。姿也ttwn*s^s«ss* q「K\*E。划斐MSM 回。SK-叱居 贖格laf 』』H<嚥牛 g。添 皿®®。彫妾x發。敎灿我 <朋限朔o^«sw *S*。喧嶼底K-W录』卅嶼底K-爬滨出e渦。羨湘坦翊令^WM8 -S-作』w系X祁< *^s*。极\*關3域韻阳*^s^ss.* 5 «s<2 6ERHK-屮卅，“田弓«明。败姻fc蝇玄但松*。言M* ・BRK<4但-Ko$22^

*A*。^遂«OS2。澱K-Nwn論不 。島斐-ffi w』#N 佃Kn*^ss^ s^ss s*』岷折川4-

OHM<，H-a睡，M ffi整系 Y 川\*K粗 ^<4 ON@ 与 *£ ^ss^.* ON法定』祸注，泗头瞩H#»曲詔*^s s*』H忽規禄囲K炬ate舗湘甲xn制.法剧幕 «宓 *E 必* 奪<汨』輕由叙喚m-LK瑚K-。田K

。W底W町叹W悪 OS® *^ss*。攻<a。収凛总』米郴唳米吊坷o®s *^sss*。w-ffll丑ffl\*«QEwM 埃。酒-K我 地。根电阁晚长如起』«#攻毕。E 眯w。収布包段4-蠅*^s^sss^*。吨安罔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 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輝场珪币。昔先 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 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徳，而 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徳。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 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徳 事，言方今土徳时，土徳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 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徳，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 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魯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徳 事。於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 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 夏躬亲礼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 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 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於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 大酣。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徳，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 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 徳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 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徳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 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 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 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 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己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 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 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 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

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 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 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 帝亲行之。徳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 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徳之舞，以明休徳。然后祖宗 之功徳著於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徳 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徳。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於高 皇帝，徳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 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 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 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 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徳至盛也。廩廩乡改正服 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 诚。务农先籍，布徳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繍衣率俗，露台罢 营。法宽张武，狱恤堤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正文孝武本纪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 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 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己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 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编、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 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编等奸利事，召案编、臧，培、臧自杀，诸所兴 为者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 上林中氾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 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 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 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 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 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 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 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己 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 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 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 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 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 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 112

矣。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 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 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气天子 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 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 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 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坛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應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 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 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 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 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 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 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 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 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 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 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其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 书。於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 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 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 泉，病良己。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其佐曰大禁、司命 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 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 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

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 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 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 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攝挽而自言有禁 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腱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捂视得 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 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 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應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 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 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年丰疣未有报，鼎曷为出哉？ ”有司皆 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 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上帝鬼神。遭圣则 兴，迁于夏商。周徳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肅鼎及藏，不虞不瞥，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 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 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徳焉。鼎宜见於祖祢， 藏於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 气佐侯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 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 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问於鬼臾区。区对 曰：’帝得宝鼎神笈，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 黄帝迎日推笑，後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 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 鼎事己决矣，尚何以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 此书申功，申功己死。”上曰：“申功何人也？ ”卿曰：“申功，齐人也。 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 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 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 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 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 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 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 是也。其後於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 也。黄帝釆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珂下迎黄帝。黄帝 上骑，群臣後宫从上龙七十馀人，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 南，龙珂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珂 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曰：“嗟乎！吾 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鷄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 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 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釐牛 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餃食群神从者及 北斗云。己祠，脾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 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 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己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 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英授皇帝，朔而又 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 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瑁玉 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 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 领，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 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 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 师，其方尽，多不讎。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維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 上。天子亲幸纟侯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 ”卿曰：“仙 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 诞，积以岁乃可致。”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 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 ”公卿曰：“古者 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 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 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 ”或对曰：“黄帝己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 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 群儒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 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 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 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 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徳於九皇，而颇釆儒术以文之。群 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 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魯善”，周霸属 图封事，於是上细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维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 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 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 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 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 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己忽不见。 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 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 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 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险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

*f* 舟hMa闷丑沛漪。pi諭画—剛|11<\*孝調。田旧±暁漆肾。*S ^sssi^. sso s^s^s^o ^ss* fin出。*ss. sss^o*

>H书堂豊咨莒「垮品眦。拏岡涸Hr端。泳海渔蹟鸯冷” aswee *s^s.* iiwm- *$sl. £ s^.*潜目尚»「*xss.* He- ffls *F*anna盜澆。皿驾。s >+ms>UE- *s,*>爾，畀5, s-濾E&食用茵波。W灣冲 T)言卜名薄令。*^ssso* 5UJ- *saso* E“ aDf#>H\*w燃—偿潍。ase- *ss^so* 泗令踐演啓B sweT。，

汁申噩口徴密wdn *s^sssss^.* 洪海h-泌導海 JL 话 N- 75W滸明M-ksp *§s^o* 52i- —ED渕。hrTi 線出。偿皿UH「3\*&wn®。w A)防ffint海。尚国职w逾EE\*浏逝)*$$sso* 泗弹。£58° *?s.*尚丽醐Tlll漂。s『出濫 叫“ a蒲治JLMWEE&警，沙蓮両 >澜。，或刨叫E“ a慝TKE渕防 M浏布碗「SM^-演。譎涔画w—。iffl» aa涸品净「薄 譯异等。*»s^z Bso ssss^o . i.*玲李選叫W霊A滸湘一lb端Na?>HK疽冲屮法海株薦用 M-強選\*己沖斗。線個滸湘。*SHS. sf* W沖>淳。*S* BH-场霊味米NtsttlT愁。海炷枷。法海冲申語任旧公。*^ss.* K22W&。*sss.*®nEL *sso* 溶“選恭书贈 滔回。苕窯n漪。»>ss°

海耳睪浏»建)

*ss^ s*

端fflmi冲+疑。*SS:*再添識，。75令駕图件

1^0

玲李選 E” ah-宙誰練。W 落 Tw。^548- *ss.*«B狷「至AW4萼。叵存As萩丽。，泳海br令水W湼奋 *SI. ^s^ss. ss^ss^*

118

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 有芝生殿防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 泉防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 浮江，自寻阳出根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 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陂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 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 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 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 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 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 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 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英，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 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 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 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 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 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 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 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 台、井幹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

或刨叫歳出韻州舟潛>「

*^ss.*弗买牙afflm六。*S.*

#浦 f 險。※診35nn}ffis芯-ft

Bi®-奇滞溼泅卷。*S*

75近理。*fso*

*s^.* 皴霊言N卸。*sso* 耳苛 *ssis.*令e密a，。*s^s. ss* 书。*SIS.*避kM瀰。

玲H潞 Eh aM\*耳刖當wLlb *^s, s, s$s§* tin 5&S-渡顽f浏瀰。，>H屮涸令萍32><明尚wLln se 检亠了 f 勞MM〉75Qsnn}3LN。*s^so*M淑令罪«画薄至普。 剛，swe- *ssso ^s.*mwET 庠 *s.* 画成「遂br滞/瀰。

泗蕨Ma) *s^s.* 5SBO

食汁屮源※对。?,洲±。llla\*溼对。®sl- 防。磁如wl»lll—，*s, s,* S-*户 ss^ss* 3L。卫>齐孕 嗥汁涔禽N。*sss. s,* AE-喜N\*孕登直湼 \*寸出湼口。\*中淳※对)戦皿卄「M>25-对M>卅。SS *so* M?n^8-添洪W湘，*s^o* 3SHS *^ss.*済冲前觀。32李選N蒲堂雄。涔WHA停\*兼。 片M浮。m-爐SMW。皿民 N-夺\*廿叫32霊雄W泞，浇x'»4畏,潜。

汁冷玲E“ ^SSS^B^-SS- iwsi. S^.4S\*- 28s>^sa?£M.->WM滲

Hffl。商或讹申) 澜。

令w接瀰。*s^s&s.* iH^r *s^*

戦邱瀨忠. 薄。理潴«\*= >o Ism. 研。*SS.*

启承汹书。 鱼諸冲爵。 蒲SW1E。 *sso*

wia- *Is.* 灘識-B-H--

片農霊品。沌\*>旅，1M *S ? ss. s^* 蜩薄&沏。*ss.* >s

12。

121

正文十二诸侯年表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 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 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 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 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 轨，贼臣綱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 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 伯主，文武所裏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 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 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裏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 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 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釆取成败，卒四十章，为 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釆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 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 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 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措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 五徳，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 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 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 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表略）

正文秦楚之际月表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 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嬪。自 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徳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 天，然後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 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缪， 献、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徳 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於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 城，销锋锚，鉗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合从讨 伐，轶於三代，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 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 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表略）

正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徳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 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 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 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H：异哉新闻！书 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後，见於春 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於 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 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後 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 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 馀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於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 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纟昆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 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於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 明，疑者阙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表略）

圣贤影响, 计。纪勋书爵, 戾。仁贤者祀,

风云潜契。  
河盟山誓。  
昏虐者替。

高祖应箓,  
萧曹轻重,  
永监前修,

功臣命世。起沛入秦，凭谋仗 绛灌权势。咸就封国，或萌罪 良惭固蒂。

正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 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诗》、

《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 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 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连 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表略）

北击单于。长平鞠旅，冠军前 平津巨儒。金章且佩，紫绶行 褚氏补诸。

孝武之代, 驱。术阳衔璧, 纤。昭帝己後,

天下多虞。南讨瓯越,  
临蔡破禺。博陆上宰,  
勋宠不殊。惜哉绝笔,

正文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表略）

高祖初起，啸命群雄。天下未定，王我汉中。三杰既得，六奇献 功。章邯己破，萧何筑宫。周勃厚重，朱虚至忠。陈平作相，条侯总 戎。丙魏立志，汤尧饰躬。天汉之后，表述非功。

正文乐书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於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 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 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徳，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 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徳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 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徳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 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 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釆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 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 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鳴瞰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 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 能与齐优遂容於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剌时，犹莫之化。陵迟 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丧身灭宗，并国於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 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 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 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駝耳而 后行远乎？ ”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鵠宗 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於乐府习常肄旧而己。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 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 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 经於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硃明，秋歌西 昏，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 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踱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後伐大宛 132

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 里兮归有徳。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 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 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 ”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 制，当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 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 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 心感者，其声瞧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啤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 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 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 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

其民困。声音之道，

羽为物。五者不乱，

其臣坏；角乱则忧，

五者皆乱，迭相陵，

亡国之音哀以 角为民，徵为 其君骄；商乱则 羽乱则危，其财

思， 事， 捣 匮 乱食之音也，比於慢矣。 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 则无怙憑之音矣。宫乱则荒， 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 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

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 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 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 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徳。 徳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 硃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 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 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 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 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 穷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彊者胁弱， 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 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 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 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 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 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 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 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岀，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 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 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 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 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 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 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讹信俯仰级 兆舒疾，乐之文也。箫篦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褐 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 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 後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驪爱，乐之也。中正无邪， 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於金石，越於声音，用 於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 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 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 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 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 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己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 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隋，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 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 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 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 居成物。著不息者夭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 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 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徳者也。徳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 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 其徳，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 大也；殷周之乐尽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 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 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徳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 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徳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 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 始。乐章徳，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旅九疑，天 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 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 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 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徳，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 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 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翻奋，角X生，蛰蟲昭稣，羽者妪 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殖而卵生者不瑚，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锤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 席，陈樽俎，列簽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 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後尸；商祝辩乎丧礼， 故後主人。是故徳成而上，:=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 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后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 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 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哩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 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 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 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暢交於中而发 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釆， 以绳徳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 女之理皆形见於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 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 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徳，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 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 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 废礼不接於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 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 以箫管，奋至徳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 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 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 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 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 乡方，可以观徳矣。

徳者，性之端也；乐者，徳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 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 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釆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 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 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 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徳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 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 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 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 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 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 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徳輝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 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 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 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 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於动静，人道 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於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 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 之善心而己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 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 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 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 戚，习其俯仰讷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 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使其声足以 足以感动人 是故乐在宗 长幼同听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鉄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 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 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 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 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 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 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 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 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如何？ ”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徳而五穀昌，疾疚不作 而无袄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 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徳 音，徳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徳音，其徳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 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於文王，其徳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 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 ”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 瞥辟骄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徳，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 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己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 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靴鼓控楊塌箧，此六者，徳 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 也，所以献酬醋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 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 武臣。石声理，礎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 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

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聲之声 謎，議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輦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 音，非听其铿鎗而己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於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己 久，何也？ ”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己蚤，何也？ ”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己久，则既闻命矣。敢问 退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 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 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 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 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 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 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弓殳而藏 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 曰，建案，：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3里首，右 射骆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措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 139

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 醋，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 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 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 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 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徳；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 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 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 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 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 止如 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 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 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 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騷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 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 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 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 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 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 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 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 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 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 ”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 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 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 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 ”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 乎？ ”师旷曰：“君徳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原闻之。”师旷不得己，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 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 ”师旷 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徳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 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旷不得己，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 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 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 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 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 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 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 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 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 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 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 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於庭，卿大夫听琴瑟之 音未尝离於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无礼，故圣王使人 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 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 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馀 曲。

142

正文历书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於孟春。於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佛鳩先 源。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 二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 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於东；月归於东，起 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 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 正闰馀，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徳。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 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昏氏之衰也，九黎乱徳，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蔔荐至，莫尽 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 旧常，无相侵渎。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徳，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 次，孟陣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 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 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 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 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於诸侯。

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 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 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 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 悖。

其後战国并争，在於彊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己，岂遑念斯哉！是时 独有邹衍，明於五徳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 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

灘法竊Nffl。涸N苴EaaZKU Bh-源。導s澜画爲〉\* 瞟ffiM测成。

*S.*酗隹ErL晶蒔期測箇丁 *ss^sso*刖品呂»汩 *s^. sso* 湖耳冲Tsw。S5W- SS-咔\*磁) *SS.*酷> /李mw 藻SFM鼠hr岀。*iss. s^.* 洋用澄『*s^o* ffiM片 w，。sis- *ss^»* 3- MN。*ss^s.*耒猷皿建〉a

*s. s^r sss^.* 画。

8M冲鸨“ as^s§s-導 *s^ss^o* 75»洲)5^-豊滯&。Isffi啻房Eh *展* 雄' 或凹叫丽阀N\*滞成。*is. ss.*滲躁»成。*si s^s^.*的瀏澜g?>冷»咨)滩ws。彌顼普8燧。澆謝華渺。 岀果m3?录誕3魂。*x^ss. s^.*楹国法®NS。今 *s^s. ss. sx. is.*ann\* 笠。®净\*®。mh 海 彎 *As. ss.* 湼福ssn> N旅国瀰。*s^$sso* a

AN.-®醐，*s^.*流\*潘回浹制。，

◎3牙弋 \*»

*SSJ*岫沱大魂臟玄滿談丁 Eza-K潔丁 *s^.*間\*濫回 so

栏

»s-次沖爲『洲、J,爲“ 澜條貓溢談汁蓉汶佥。

+n 沖爲w+Ey 亠，爲|11珂启+>“ HS- .5>«

M瓣榔贸n題。

画十III H爲启+>-、J,穽 KnJin+冲“ X?- s+>- 窯决券爲III佥。

147

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六百三；大馀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七，小馀十一；大馀二十一，无小馀；

徒维敦詳夭汉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一，小馀三百五十九；大馀二十六，小馀八；

祝犁协洽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五，小馀二百六十六；大馀三十一，小馀十六；

商横洁滩三年。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六百一十四；大馀三十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二十二；大馀四十二，无小馀；横艾淹茂太始元 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八百六十九； 尚章大渊献二年。

大馀四十七,

小馀八;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二，小馀二百七十七；

大馀五十二,

小馀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馀五十六，小馀一百八十四；

大馀五十七,

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小馀五百三十二；大馀三，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八百八十；大馀八，小馀八；

彊梧单阅二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七百八十七；大馀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三，小馀一百九十五；大馀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七，小馀五百四十三；大馀二十四，无小馀; 商横敦詳後元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一，小馀四百五十；大馀二十九，小馀八；

昭阳汁洽二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七百九十八；大馀三十四，小馀十六;

横艾沿滩始元元年。

正西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七百五；大馀三十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四，小馀一百一十三；大馀四十五，无小馀;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八，小馀四百六十一；大馀五十，小馀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二，小馀三百六十八；大馀五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六，小馀七百一十六；无大馀，小馀二十四；

彊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一，小馀一百二十四；大馀六，无小馀；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馀五，小馀三十一；大馀十一，小馀八；

祝犁单阅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三百七十九；大馀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三，小馀七百二十七；大馀二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七，小馀六百三十四；大馀二十七，无小馀；

横艾敦詳五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二，小馀四十二；大馀三十二，小馀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五，小馀八百八十九；大馀三十七，小馀十六；

焉逢沿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小馀二百九十七；大馀四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四，小馀六百四十五；大馀四十八，无小馀；

游兆阉茂二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八，小馀五百五十二；大馀五十三，小馀八；

彊梧大渊献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二，小馀九百；大馀五十八，小馀十六；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七，小馀三百八；大馀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馀一，小馀二百一~五；大馀九，无小馀；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五，小馀五百六十三；大馀十四，小馀八；

昭阳单阅三年。

正南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四百七十；大馀十九，小馀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三，小馀八百一十八；大馀二十四，小馀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馀八，小馀二百二十六；大馀三十，无小馀；

焉逢敦胖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二，小馀一百三十三；大馀三十五，小馀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六，小馀四百八十一；大馀四十，小馀十六； 游兆沿滩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小馀八百二十九；大馀四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馀四十四，小馀七百三十六；大馀五十一，无小馀；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一百四十四；大馀五十六，小馀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三，小馀四百九十二；大馀一，小馀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七，小馀三百九十九；大馀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一，小馀七百四十七；大馀十二，无小馀； 横艾摄提格二年。

十二

大馀十五，小馀六百五十四；大馀十七，小馀八；

尚章单阅三年。

十二

大馀十，小馀六十二；大馀二十二，小馀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小馀四百一十；大馀二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八，小馀三百一十七；大馀三十三，无小馀;

游兆敦詳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二，小馀六百六十五；大馀三十八，小馀八;

遍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七，小馀七十三；大馀四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沿滩四年。

十二

大馀四十，小馀九百二十；大馀四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五，小馀三百二十八；大馀五十四，无小馀;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东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二百三十五；大馀五十九，小馀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三，小馀五百八十三；大馀四，小馀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七，小馀九百三十一；大馀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一，小馀八百三十八；大馀十五，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五年。

十二

大馀六，小馀二百四十六；大馀二十，小馀八；

端蒙单阅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馀，小馀五百九十四；大馀二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四，小馀五百一；大馀三十，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馀十八，小馀八百四十九；大馀三十六，无小馀；

徒维敦詳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三，小馀二百五十七；大馀四十一，小馀八； 祝犁协洽五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一百六十四；大馀四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洁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一，小馀五百一~二；大馀五"•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五，小馀四百一十九；大馀五十七，无小馀； 横艾阉茂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九，小馀七百六十七；大馀二，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一百七十五；大馀七，小馀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八十二；大馀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馀二，小馀四百三十；大馀十八，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六，小馀七百七十八；大馀二十三，小馀八； 彊梧单阅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小馀六百八十五；大馀二十八，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九十三；大馀三十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馀者，日也。小馀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 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 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历数之兴，其来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纪。推步天象，消息母 子。五胜轮环，三正互起。孟陳贞岁，畴人顺轨。敬授之方，履端为 美。

891 —世特柔荘«瀑■匿聲W。起41135』ffi ®®』s盗玄\*蘇。曲端懇小匣』« *rss*

*^fs* ”淹糜联四  
。定3渴不润宓^H权湼撮。H<湯不驚四耘履0HH堡嬰斐K瓯

OSES *^s*，酬啓 ms。”堤，耙，房，H*^s*°一f-KeN-Effitt联蟹昶 ^8 *s*。<4111寒曲w工 f-Ka即K-K掇 \*H<。汩忐E5E#qsE*rss* 鈿 Oss *^s* “fflNm甲同 oMmw。田加瓯

*^ss*

OSE芸Ha渾友他”扫111泌。扫用懇0^3 匂*^sr* “[nnj思』寧时嚥洞叢粧。撩槌聽。盟 米嶼®*^s^lns* O5^5S ^n 屋。泯麟«。避擧弦Kg。澱莹K-JgE »nt。四 ifr *^ss* 0 到<泌。刘瞰出。后K-^£s *^s* 0 制111 港域 *o^sn* is *^ss* ^ai。爬期<

O8IS osffi 姑卄。忐N<約目鈿。田aE浦M 成—4- 。田a汙。USEO^Kffls。吹<。汩a睡.曲ffiO^E8』代 w。駆谁—HH 旺川Hw*^s ^s£* omHKfe佥 o^i 氣四极O8i。三a卜胡瑯凜。到a晌成遂。撩的卜冊/ *3*。四门父。雷 *^ss* 。表B囲―一f -35M。段与卜簌絕05^^ 。田牛起 o^gsf 』¥園条鎏\*«髭回隸WS』鮮 S将屮林®冬陸。，眼匡溟顷*^ss*。纓Nuea。氐目糸 菸K-蚌川*^3*二\*菸K-册川\* *“星*。提匿WS-M環”題雲K-fr BB嘛斐 *^sss*。却wa瞰珍饌 KgM wfess *^sss^s s^s ^ss*

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況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 下属地，其口止於廓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 之。”於是作都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歸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 S： “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隗，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 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作聊畤後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 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 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雄。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作部畤後七十八年，秦徳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遂 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都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 蛊當。

徳公立二年卒。其後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其後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 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 S：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 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 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幹封 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 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 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 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 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部上 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 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 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蔷藜莠茂，鸦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 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後三置晋国之 君，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但，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 梁父者七十馀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褶之说，孔子

曰：“不知。知補之说，其於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徳之洽维成王，成王 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後陪臣执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讥之。

是时苣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苣弘乃明鬼神事， 设射建首。裡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 晋人执杀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其後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脩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 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栋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 故作畦畤栋阳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 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徳，黄龙地嬪见。夏得木 徳，青龙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徳，银自山溢。周得火徳，有赤乌 之符。今秦变周，水徳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徳之 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徳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 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骆峰山，颂秦功业。於是徵从齐鲁之儒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 山之土石草木；喝地而祭，席用道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 异，难施用，由此细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 皇帝徳，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釆太祝之祀雍上帝 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诸儒生既细，不得与 用於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於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 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蕾南郊山下 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 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 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 170

器。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 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 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之时，骋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徳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 之，故始皇釆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後皆燕人，为 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骆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 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 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 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 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 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 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 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恆山，从上 党归。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後五年，始皇南至湘 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 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徳。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 死。

始皇封禅之後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修文学，百姓 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 禅。”此岂所谓无其徳而用事者邪？

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 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 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 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 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 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 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

沔，祠汉中；湫渊，祠朝；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 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 车一乘，■驹四。

霸、产、长水、津、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 祠，而无诸加。

湃、洛二渊，鸣泽、蒲山、岳餐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 涸祠，礼不必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 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 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邦有天神。津、滴有 昭明、天子辟池。於、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 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 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陈宝节来 一祠。春夏用驿，秋冬用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 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 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於咸 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 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 属，上过则祠，去则己。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於天子之 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舊祥，辄祝祠移过於下。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 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粉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 旗。遂以十月至瀟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 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 ”对 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 有四，何也？ ”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 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 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 172

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後四岁，天下己定，诏御史，令丰谨治粉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 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 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 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 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 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 帝。各有时。

其後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

於是高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 财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祕祝移过于 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 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 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徳，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 也。盖闻古者飨其徳必报其功，欲有増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 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 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 福於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魯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徳，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 土徳，土徳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 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徳之始，故河决金陽，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 黑内赤，与徳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 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 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 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 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釆，

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 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衣 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 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 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 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己而 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 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 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 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 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 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 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 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 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 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气天子许之，令太 祝领祠之於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 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 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 而祠於忌太一坛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應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 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 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 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 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 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

9口 隹K-XW賤。w«加隸迎。任町咬K-0W-聲璃H眠菸不><。剧eK-.弩 。嗖 NLJ暇，蘇WM “n加-K。悪K-爬食恤 KSE。遊枳檢加』«WY 菸KOS .展 隔«骐懇•堡权携奏出氐。枳帼貝扶知堡狀B-K嫌嫩Z』与忽骤皿矩 民』建ILJ堡权Kun麼。規不岷嬰。廿箕K-HH坷*^sss* OMS 。泯田基。屮旧 *^s&ss ss^s* -Ytt\*堡6K除。-殊恤牛『蟹蟹糸

o^au *或 f ^s^nsa^s* o»5® *点 0?* “□阳&。s^s*^s*。試检 』戦 *s^. ^sss^s* 05 *^ss* 1WS收出B-H-谶密«屮四 C-H 四厦\*g密6。眯槌«諒贸H<，，幺毋杉町旧fra。目強K 点W。涅風书四匡*S*。緣坂\*H<折言«

。IMa\*rn-t«—^屐不仗111<呆 vLn岫平不仗 nr®x[n代—。隸 n—KwK 』折川恣域 。目SM到广温\*«。W魚JKEOW舐炽呎。启虽 *SS*。点屋Wy坦 HbplnN 姐•加M件駅 Yt<T 。典蕙 #不 ^<8 ^ss *^s*，挪灘MX。K-fcO2«』Y 相我国B。<四系*遠屮\* oss*。旭wte。-H-SM嘆 o^s *s*。怅茵郴&。辟枷Y-HT加^SK *^ss* ONW舗。嗖N<s旧 ，勲-KE地«*^s£* iK *s :ss.*。咪口姻龍坷赐。壜筌呎\*K，“田 恤典夜 *^ss* 。咲4HN 應WRH O^MEW *^s* T加驱岷«B*。艺*』®K-i£用哩闭。田畏滨理权

。硼嗖N綢YW臘源<1，懸史蛀XW恣域

。村鼬。府巽堡权 #2。平e環咪。精仆M买』氐。魂棘加專ofe 粧卄理&者Ln加 is。&蜃不平旺菸顋。fflK-意。氓涸松建 oft^sn ，贸，H<@。搠如菸卄 x 。好rlw®屹顋 a。阁\*尋煮 f <ss *s*』®表町頰孟与，“Ln加堡权*^ss^*

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 ”上曰：“文成食马 肝死耳。子诚能脩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 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 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 也。”於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 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 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隔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 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 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舉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 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 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 献遗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 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 矣，然颇能使之。其後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 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撮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腱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捂视得 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 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 之。至中山，嚥辈，有黄云盖焉。有鹿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 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 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岁丰虎未报，鼎曷为出哉？ ”有司皆曰：“闻昔 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 商。周徳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危鼎及而，不吴不瞥，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 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 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徳焉。鼎宣见於祖祢，藏於帝 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

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 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 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胸，问於鬼臾区。鬼臾区对 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 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 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 鼎事己决矣，尚何以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 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己死。”上曰：“申公何人也？ ”卿曰：“申公， 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 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 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 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干。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 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 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 百馀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 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 者，谷口也。黄帝釆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珂下迎 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 上，乃悉持龙珂，龙跑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 抱其弓与胡南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 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鷄耳。”乃拜卿为郎，东使 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岭酮，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 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

南，除八通鬼道。

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貌

牛以为俎豆牢具。 及北斗云。己祠, 洎之。祭日以牛, 色，日赤，月白。

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酸食群神从者 脾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 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字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 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 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 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瑁 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气太史公、祠官宽舒等 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 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 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 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 师，其方尽，多不雕。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纟侯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 上。天子亲幸纟侯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 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 诞，积以岁乃可致也。”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 幸。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 S： “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 ”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 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 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 ”或对曰：“黄帝己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 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 群儒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 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 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 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 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徳於九皇，而颇釆儒术以文之。群 儒既己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 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 属图封禅事，於是上细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徳星昭衍，厥 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維氏 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 遣方士求神怪釆芝药以千数。是岁旱。於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 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 卒塞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 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 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 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 如维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 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 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 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 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溝之天柱山，号曰南岳。 浮江，自寻阳出根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 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阿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 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 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 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 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 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 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 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 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 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 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 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 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干门万户。前殿 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 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 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 台、井幹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 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 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 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 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 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於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 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公.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 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泰山 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 夏，遂还泰山，脩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 隙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恆山。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 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 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 祠，行去则己。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己，祠官不主。他祠皆 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後十二岁而还，遍於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 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 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 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 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 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礼载“升中”，书称“肆类”。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报天，降禅 除地。飞英腾实，金泥石记。汉承遗绪，斯道不坠。仙闾、肃然，扬休 勒志。

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 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 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退，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 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 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锤致 一石，散币於邛焚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 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於都 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於南夷。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 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

其後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馀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 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 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 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 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 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徳一也。北边未安，朕 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蹄无所食。议令民 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 十馀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 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柘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於是 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 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 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 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於俗，稍鹫於功利矣。

其明年，骤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 降，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 馀巨万。

初，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己数困，而缘河之郡陽塞 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漑 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 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 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 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 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苗，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膚以振 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於关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 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於是县官大 空。

而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 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 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 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 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 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鎔，钱益轻薄 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 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填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 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搆之，其文龟，直三 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 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 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 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 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 鲜。於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

so

齢「芯韻卅-ffiN 港 fJJT湖。海耳gH。*fs* 至疝渺。

或刨叫III菜建缺-S®SH3S- *ss.*令 f4a®驚瀰。

冲角k隙潺※\*ux，MS叫“ aB舗。冲啓Nw成。*s^s. s^f s^so*®飄部皿勝爛。*ss?*吨曲每詩。

sw»-戒邑皆部。Mia蜩NyG T4S 导。s«8 臂\*SL薄>M謁普。*s^s.*哋今茶 盹。兩am溼泗。g府\*ux，*s^.*恭 殍卧潺渕贓衅\*湖。*ss.* 吕此灘A沧。 *sss. ^sso*泳淑玲選叫“ *^sss.*睥部 *^s.* 832° Bsi^-鴻滩 *^s^ss.*朝溯贏泞。*sss. fso ss^.* 5UW- *sio s^sis. - s ss.* 5i-耿 WM普皿Dr『 *s^uho* 5^.£ 韓「*ss^io*JJXEMF雄III母，\*ii 寵H-，3> ®WHW-S§M>4W\_E—W。rasnr。Drf 彿。§1^- 灘。*^^ss. ss. ^ss* 田。*s^o* ^5-薄>田磁。…

冲\*75cffl-7-MN 职。左某M\*es。鲫\* 混木。濕田+bF*s^* F溥溫咨N。

云田璐\*蝸。1- *SS.*没岸。M *ss. sss^o* 舁 >H蒲+爲炫。*^s,* I-沼fflcw。*iss* 55- *sff^5so*冲屮海浪団點“ *^s* \*2，斗 Eh *^s.* ma[3-。，序回 Eh *s* 5- <點 E“ aw行曲 A»8\*。*sss^. ^SSH.*淳 诫AnbFu煤)M百殍，凋沼A 一 *ss^o* ,§E- a^目民「申回 就a涕7，me“ a冲\*築Irs「潮云\*添雄w渕斗法s『*^ss xssso ^s^s^so*冲\*w前汨盐戌。*产* 189

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原陛下勿许。”於是上 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馀，会军数出，浑邪王等 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 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 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 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於是以式 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原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 郎，布衣屐而牧羊。岁馀，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 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 奇，拜为維氏令试之，维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 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於九卿。而桑弘羊为 大农丞，凳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穀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 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 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 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 夏兰之属始出矣。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 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 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卻，及有人告异以 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

异不应，微反脣。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 自是之後，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 矣。

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锤官赤侧，一当五，赋 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 馀，白金终废不行。

湖注成)耒gyEa部f®。

M添n 炫。*ss.* ISH- s- *so* SBSH» *s.*庶令h-秀lllnn}藏。a令冲T 希III吨蘿 f 祯 AS *ss^ sss^* 書泗2Jlll<。asf s- s WHH革 3 勝\*N。

*sso ss^.*

4^ *ss^^.*田*s^s.*册学目N。话湖3湖 - J-吕泗nn}尚隙蕖蹄弹 s-丑飮蒲湖。

飮「淋〉*sio*

*声磐K尊*勞吏卄隊桀“ *ss&f \_L* - 75令兴濫卄hrM。*^ss.*飮r。*^ssss* 線)75片戒囲品菩)WM日N。*^s.*酗+爲36 »BS^-誕 洋。滋海冲屮厕N) 75奇茁湾功。*sio SS.*丑兵En窗。 *^ss^.*a7K 齊，*S,汁界 sss.*

民萍>田田N。林萍>港箋。*ssss. SS.*藻鸣飮宠 *S.*瀟港逐Kb *ssss^^.*池昵皿澄3油。

S诳职“ 井学部。，a® 藻冷令。*S5X. s.^s^o ssx. s$o ss^s. s^s.* ?ns» 冲火芯 NyffiE” *^ss^l. f^ss^s. s.*蜜序。，B iftaas-毛N，TrB期溯吏去N。

X溫題。冲咏金溶尊H。渤澜回)苴渤4-瓣奇ffiy W部。 *S9. s^ss. ^s^s.*瓮H4 皿滲。洋湖kM EEwKy *ss. ss. s§so ^?9SS.* 部海弃片法汁4WT『 8S- *s f. 8S. ^sso*

*ss.*件nn±，Hl画〉*SS$H.*

革「iw- ^2S-緬弥nnlfFs>- *ssf* M品a慝旬。H那瀚特\*藉。滲潮冲屮\*&洗，温。萍冲T「

191

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己，今弘 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 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 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细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 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 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 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 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 後，天下争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後推让。故庶人之富者 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 绝祀而灭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 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 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 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於是外攘夷 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 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 然，曷足怪焉。

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 马。增算告缗，裒多益寡。弘羊心计，卜式长者。都内充殷，取赡郊 野。

正文齐太公世家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 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 曰“所获非龙非■,非虎非憲；所获霸王之辅”。於是周西伯猎，果遇太 公於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適周，周以 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 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 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麦里，散宜生、闲 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 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於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 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美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徳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 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 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 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 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児苍児，总尔众庶，与 尔舟楫，後至者斩！ ”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 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 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 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 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釆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 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钳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 墓，释箕子囚。迁九鼎，脩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於是武王己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 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 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 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 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 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 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仮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 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谱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 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 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菖。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 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 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 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 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 小齐大，非我敌。”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 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兒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细无知秩服，无知 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 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 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 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 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 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 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 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券，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 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屡。*反而鞭主屐 者菟三百。薦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 宫。逢主屐弟，苑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浦示 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薦先入。薦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 知等恐，遂入宫。茄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 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於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 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 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 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於妇人，数欺 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 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 大夫高俟。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於莒。鲁闻无 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 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退，六日至齐，则小白己入，高 俟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己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 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 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 解也，请得而甘心醯之。不然，将围鲁。”魯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 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 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

僕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 也。”於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 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 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僕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 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鄕，鄕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卸，即无礼，故伐 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 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 之。己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 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 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 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於 田成子常之祖也。

十四年, 是以为工正。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 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 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渭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鲁公子庆父, 庆父弑滑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於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 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 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 曰：“何故涉吾地？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 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 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隆。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拝齐， 202

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 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 ”乃与屈完盟而去。过 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 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胜、彤弓 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 会诸侯於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後， 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 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於是讨晋乱，至 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 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 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徳，故诸侯宾会。於是桓公称曰：“寡 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 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吾欲 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 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於周。周 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 ”三让，乃受下卿礼以 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 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 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 ”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如何？ ”对曰：“杀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 如何？ ”对曰：“倍亲以適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 ”对 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 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 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 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 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 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於卫共 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於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 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 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 棺赴。辛巳夜，敛殡。

桓公十有馀子，要其後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 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 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 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 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 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 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 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 伯。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於昭公，国人莫 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 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 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 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验乘。 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 ”戎曰：“夺妻 者！ ”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 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於卫，立之，是为 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於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有宠於惠公，惠公卒， 高、国畏其倡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彊，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己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郤克於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 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 ”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 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彊质晋， 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 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 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鞍。逢丑父为齐顷公 右。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 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原子忍之。”遂复 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縫於木而止。晋 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 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 修，後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於是晋军追齐 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对 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 暴为後，其可乎？ ”於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鞍之功。

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 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 百姓附，诸侯不犯。

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

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

民,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 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於锤离。二十七 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蕾。晏婴止灵公，灵公弗 曰：“君亦无勇矣！ ”晋兵遂围临菖，临蕾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

晋。 年, 从。 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 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 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 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 执太子牙於句窦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 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 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 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 以崔杼之冠赐人。待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 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 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 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 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 盟，不许；请自杀於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 於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 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 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曬，谁敢任之！ ”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 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 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 曰：“不与崔庆者死！ ”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从！ ”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 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 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 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 子。成请老於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可。”成、 彊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成、彊杀无咎、偃於崔杼 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 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婆攻崔氏，杀成、彊，尽灭崔氏，崔杼妇自 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己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 政令。庆舍用政，己有内郤。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 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 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硃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 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修崔杼尸於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 无大徳，以公权私，有徳於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 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 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 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郛以居昭公。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 ”群臣 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岀东 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 罚恐弗胜，蒲星将出，彗星何惧乎？ ”公曰：“可禳否？ ”晏子曰：“使神 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 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 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 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鈕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 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鈕之 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 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 乱，树党於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徳於齐，不可不救。”及使 乞救而输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 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原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 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 耳，国何患无君乎？ ”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 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 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駆、阳 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

乎，胡党之乎？ ”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骏乘，言曰：“子得 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 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 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 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 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 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 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 ”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 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 景公之命乎？ ”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 己。”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 ”乃与盟，立阳 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於飴，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 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籠、阐。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鲂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 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 于吴。吴王夫差哭於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 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及即位， 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於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 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 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於陈宗。初，田 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後卒以为臣，幸於子我。子 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 ”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 不过数人，何尽逐焉！ ”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 子。”子行舍於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 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於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 戈将击之，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岀舍于库，闻公 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 ”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田 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弗 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 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於道，出雍门。田豹与之车，弗受， 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離，何以见 鲁、卫之士？ ”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袪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 午，田常弑简公于袪州。田常乃立简公弟瞥，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 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廩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 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彊 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 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 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太公佐周，实秉阴谋。既表东海，乃居营丘。小白致霸，九合诸 侯。及溺内宠，衅锤蟲流。庄公失徳，崔杼作仇。陈氏专政，厚货轻 收。悼、简遗祸，田、阚非傅。沢沢馀烈，一变何由？

正文燕召公世家

召公爽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 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爽。君爽不说 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 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 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 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 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自召公己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 初封於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 六年卒，子缪侯立。

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 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 奔温，立惠王弟積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二十七 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 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 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三十一年，秦师败于 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 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 弑其君庄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 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 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彊 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 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於朝歌。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 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知伯，分其地，三晋彊。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滑公立。滑公三十一年 卒，釐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 公立。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彊。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 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秦惠王以其女为燕 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 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 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 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 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 王奚如？ ”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 ”对曰：“不信其臣。”苏代 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 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 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荐益，己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 之於益。己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己而实令

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 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卖己讼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 谓齐滑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 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 小，不足以为先後。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 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 死，以徇。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 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 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 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 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 雪先王之耻，孤之原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 ”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 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 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 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滑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 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 其馀皆属燕，六岁。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 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 滑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十三年，秦败赵於长平四十馀 万。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 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 220

君乐间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 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 千乘，栗腹将而攻都，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 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 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 功。”王桶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 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於都。破卿秦於代。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馀 里，围其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处和。 赵听将渠，解燕围。

六年，秦灭东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 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赵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 大梁。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剧辛故居赵，与庞暖 善，己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暖将也，欲因赵弊 攻之。问剧辛，辛曰：“庞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暖击 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十九年，秦拔赵之 鄴九城。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二十五年， 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 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 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於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 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 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 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爽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 内措齐、晋，崎岖彊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 九百岁，於姬姓独後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召伯作相，分陕而治。人惠其徳，甘棠是思。庄送霸主，惠罗宠 姬。文公从赵，苏秦骋辞。易王初立，齐宣我欺。燕哙无道，禅位子 之。昭王待士，思报临茁。督亢不就，卒见芟夷。

222

正文陈杞世家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 汹，其後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己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 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後，得妫满，封之 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 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 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 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 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 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三十三 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 散，故再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 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 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後。 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 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 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 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 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 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 公自经杀。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 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 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 曰：“陈遂亡乎？ ”对曰：“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於齐，乃卒亡。自 幕至于瞽嗖，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徳。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 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徳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 乎？"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 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 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二十 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 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 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 越，是为滑公。

滑公六年，孔子適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 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於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 於城父。时孔子在陈。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 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 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棊，袭惠王。叶公攻败白 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滑公，遂灭陈而有之。是 岁，孔子卒。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 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 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 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徳公立。徳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 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匂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 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 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滑公 维立。滑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十六年，滑公弟阅路弑滑公代立，是 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滑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 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後陈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称述。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 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後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 周封其後於宋，齐滑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为周，秦昭王灭之， 有本纪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後，至 周武王复封於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 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 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徳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 王，馀乃为显诸侯。滕、薛、骆，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 列，弗论也。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馀人。及幽、厉之後，诸侯力攻相并。江、 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釆著于传。

太史公曰：舜之徳可谓至矣！禅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历三代。及 楚灭陈，而田常得政於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 乏焉。至禹，於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後越王句践 兴。

盛徳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馀烈，陈、杞是继。妫满受封，东楼 纂系。阅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国衰微，或兴或替。前并後虏，皆亡楚 惠。句践勃兴，田和吞噬。蝉联血食，岂其苗裔？

正文宋微子世家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於 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徳，灭培国，惧祸至， 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 ”於是微子度纣终不可 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於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 不治四方。我祖遂陈於上，殷既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皆有 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灘。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 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 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 ”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舊亡 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 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 梧；为梧，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 振也。”纣为淫法，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 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 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 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 ”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 七窍，信有诸乎？ ”乃遂杀王子比干，剖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 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 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 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餘埋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

等，常伦所敎。緜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 三徳；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稿。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稿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 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 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徳，维皇作极。凡厥庶 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 而色，曰予所好徳，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鳏寡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 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 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 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 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 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刚 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 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 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 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資。立时人为卜筮，三人 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 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 彊，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 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 237

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 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 其序，庶草繁虎。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 曰治，时防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 徵：曰僭，常吸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 晋维岁，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 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 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 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徳，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 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 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 ”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 闻之，皆为流涕。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 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 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 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滑公共立。滑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 公即位，滑公子鮒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 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玲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 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 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 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 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 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 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原立公子 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於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 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殮公。君子闻之，曰：“宋 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荡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於宋 S： “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 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後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 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殮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 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 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荡公怒，遂弑殓公，而迎穆公子冯於郑而 立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祭仲 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渭公捷立。

滑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滑公自 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 子子鱼教滑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於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 宋。十一年秋，渭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滑公怒，辱之，曰：“始 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滑公于蒙泽。大 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 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馅萧，公子御说馅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 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滑公弟御说，是为 桓公。宋万馅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 宋。宋人醯万也。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 迎卫公子毁於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 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 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 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買星如雨，与雨偕下；六腭退蜚，风疾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 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 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己甚，何以堪 之！ ”於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 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 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 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 不听。己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己陈。”陈成，宋人击 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 信， 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 耳，又何战为？ ”

楚成王己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 礼，其不没乎？为礼卒於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於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 二十乘。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於泓而竟卒，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徳於文公也。四 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 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 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於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 欲通於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於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 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 武、缪之族。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 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 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 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 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 ”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 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 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 华元馅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 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 鱼石，而归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 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 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信，见诸 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 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馅，己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 桓魅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 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 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 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 谁为君！ ”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 候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 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蹈秦，踮秦即元公少子 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 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 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 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气 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 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滑王与魏、楚伐宋， 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 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 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 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 裏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殷有三仁，微、箕纣亲。一囚一去，不顾其身。颂美有客，书称作 宾。卒传冢嗣，或叙彝伦。微仲之後，世载忠勤。穆亦能让，实为知 人。伤泓之役，有君无臣。偃号“桀宋”，天之弃殷。

正文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 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誉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 融天下，帝誉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轡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 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 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璘姓，楚其後也。昆 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 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 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 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 子男之田，姓璘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 燮、齐太公子吕仮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後。熊杨生熊 渠。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 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 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 亦去其王。

後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 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岀奔彘。熊勇十年，卒，弟 熊严为後。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 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 亡，避难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於 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当立。熊号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 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晌 立，是为蚣冒。蚣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蚣冒辕疽冒弟熊通 弑蚣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 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 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荡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 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 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 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 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 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贤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 蔡，虏蔡哀侯以归， 一年，齐桓公始霸，

己而释之。楚彊，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 楚亦始大。

灭之。十三年，卒，子熊畑立，是为庄敖。庄敖五 t军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十二年，伐邓， 年，欲杀其弟熊愕，

成王t军元年，初即位，布徳施惠，结旧好於诸侯。使人献天子，天 子赐丿昨，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隆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 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之,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 二十六年，灭英。

黄。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己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 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於秦。

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 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

三十九年, 齐桓公子雍焉。 融、鬻熊故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 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 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 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细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 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後又欲立子职而细太子商 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 宠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 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 ”曰：“不能。”“能亡 去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兵 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踏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 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 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後。八年，伐陈。十二年，卒。 子庄王侣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 赦！ ”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锤鼓之间。伍举曰：“原 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 ”庄王曰：“三 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 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 明君，臣之原也。”於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 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 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徳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 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

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桀有乱徳，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徳之休明，虽 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郑鄢，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周徳虽衰，夭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 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 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己破陈，即县 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 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 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於天下！ ”庄王乃复国陈 後。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 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原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 可绝乎！ ”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 尴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 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 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 ”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 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 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 翔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晳、弃疾。郑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 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 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郑。伍举问 曰：“谁为後？ ”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 264

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 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 有岐阳之蒐，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 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 ”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於是 晋、宋、鲁、卫不往。灵王己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 有缗叛之。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 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候兵伐吴，围硃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 以封徇，H： “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 ”封反 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 ”於是灵王使疾杀 之。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 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齐、晋、 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 乎？ ”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莘露蓝萎。以 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 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 惟命是从，岂敢爱鼎？ ”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 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 ”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 田？ ”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 乘，诸侯畏我乎？ ”对曰：“畏哉！ ”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於 申，修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 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晋，至 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於邓。遂入杀灵王太子 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晳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 于乾谿，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後者迁之。”楚众 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 ”侍 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 ”右尹曰：“请 待於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於诸 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 不再，祗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将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 死，亦去王亡。

灵王於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鍋人，谓 曰：“为我求食，我己不食三日矣。”鍋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饌王从 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鍋人又以土自 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 ”乃求王，遇王饥於釐泽，奉之以归。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己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 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 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 ”乙卯 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 ”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 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 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杀。丙辰， 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 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 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 稷，而阴与巴姬埋璧於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 之，子比、子晳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 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馀日，子晳不得立，又 俱诛。四子皆绝无後。唯独弃疾後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 ”对曰：“不 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 ”对曰：“无与同好， 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 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徳，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 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 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羁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徵，可谓无徳矣。 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 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 神命之，国民信之。瑛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 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 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 ”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 宠於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 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宠於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焯、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 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 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於民，无援於外， 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 ”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 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 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 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 宠於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於王，王 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於王曰：“自 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於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 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 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 ”无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 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 至。”於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 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 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 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 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 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 岀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 ”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 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 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锤离小童争 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像离。楚王闻之 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 遂灭锤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 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 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 宛。宛之宗姓伯氏子薨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 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拝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 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於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飴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 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 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 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鄭。鄭公之弟怀 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 ”廊公止之，然恐其弑昭 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 封於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棊乃深匿王，自以 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 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岀郢也，使申鲍胥请救於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馀 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於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 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 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 郢，北徙都郡。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 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於军 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 然可移於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於神。昭王曰：“将相，孤 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 ”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 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 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 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 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後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 於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 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 ”乃与子西、子棊谋，伏师闭 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後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於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 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 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 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 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紊於朝， 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 公自立为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 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彊，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 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己灭吴而不能正 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 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 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 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 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为拝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 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彊，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

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 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脾於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於徐州，而令齐必 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於徐州者，田盼子不 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 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 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隆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 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適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 ”陈轸 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原闻楚国之法，破 军杀将者何以贵之？ ”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 曰：“其有贵於此者乎？ ”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己为令尹 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 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 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後成 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 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 齐胜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於楚：此为蛇为足 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徳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 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齧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 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後。十二年，齐滑王伐败赵、魏 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 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 之所甚原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 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 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 270

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徳於秦，私商於以 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於张仪，日与置 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 故？ ”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 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绝齐， 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後责地，则必见欺於张仪。见欺於张仪，则王必 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 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 吾绝齐为尚薄邪？ ”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 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 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 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 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於秦，取偿於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己 绝於齐而责欺於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 矣。”楚王不听，遂绝和於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 匂、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 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 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原得 张仪，不原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 何？ ”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郑袖，袖所 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 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原 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於靳尚，靳尚为请怀王 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 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 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 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於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 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己去，屈原使从齐 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 ”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 卒。

二十年，齐滑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 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 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 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 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 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 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彊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 中，兵铿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己欲和於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 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 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 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 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 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 己得武遂於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徳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 之所信於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己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 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 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於是怀王许之，竟不合 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於楚。楚往迎妇。二 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

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於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 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 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 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 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 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驪也。太子陵杀 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 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 矣。而今秦楚不驪，则无以令诸侯。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 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 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 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騒 心！ ”於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 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 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 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 ”不复许秦。秦因留 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 为质於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 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 於齐，齐滑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 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 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 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 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 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 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 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 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 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原王之饬士卒，得一乐 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馀，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 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於鄢。其秋，复 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

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骐雁，罗鷺，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 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徳，五霸以 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骐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 骆、费、鄕、邳者，罗鷺也。外其馀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 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 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 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於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 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 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鄕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綃缴兰 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於弋诚好而不厌，则 出宝弓，磐新缴，射喝鸟於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溟 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於赵 而北达於燕，三国布爍，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辽东而南 登望於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 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 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 也。王出宝弓，磐新缴，涉鄱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 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 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 有地利，奋翼鼓爍，方三干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 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 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 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 弗取也。”於是顷襄王遣使於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 来伐楚。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 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 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 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 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 ”对曰：“军不 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 众辱於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 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两周以塞骆鲁之心，交绝於齐，声失天下，其为 274

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 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 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 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 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離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 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於虎 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油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 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 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於是楚计辍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将 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 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 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 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 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 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 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 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 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 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 楚军，亡十馀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於薪，而杀将 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 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275

势之於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儿再亡国!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蛮，華路蓝缕。及通而朝，僭号曰 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许。子圉篡嫡，商臣杀父。天祸未悔，凭奸自 怙。昭困奔亡，怀迫囚虏。顷憲、考烈，祚衰南土。

矣。”於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 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 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紡、许 田。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 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瞻射中王 臂。祝聽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 ”乃 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 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 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 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 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於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 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 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 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 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 ”母曰：“父一而己， 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於市。厉公无奈祭仲 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 ”夏，厉公出居边邑栋。祭仲迎昭 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栋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 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於栋，郑以故亦不伐栋。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 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 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於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 弟子亶为君，是为子亶也，无谥号。

子亶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於首止，郑子亶往会，高渠弥相， 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 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亶无行。子亶曰：“齐彊，而厉公居栋，即不 283

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 是！ ”卒行。於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亶至，不谢齐侯，齐侯 怒，遂伏甲而杀子亶。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亶弟公子婴於陈 而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 其君滑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栋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 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 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栋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 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 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 知罪矣。”遂自杀。厉公於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 之。假曰：“重徳不报，诚然哉！ ”

厉公突後元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積伐王，王出奔温，立弟積为王。六年， 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績，弗胜，於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 栋。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積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踵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栋，居栋十七岁， 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條。 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 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 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 能尽礼之！ ”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 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 命，己而反与卫，於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傑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 在栋，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 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傑。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 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284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 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 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 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於晋，以求 入郑为太子。晋於是欲得叔詹为修。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 言於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 詹死而赦郑国，詹之原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 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郑益晋，非 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 曰：“吾闻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後也。且夫 人子尽己死，馀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 ”遂许 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 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於靖。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 郑司城増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於 汪。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 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 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

二十二年，郑缪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灵公元年春，楚献電於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 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竜羹，子公笑 曰：“果然！ ”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 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 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 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坚，是 为襄公。

襄公立，将尽去缪氏。缪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 曰：“必去缪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 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285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 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緊羊以迎，曰：“孤不能 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 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 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原也，然非所敢望 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 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 ”庄王曰：“所为伐，伐不 服也。今己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 两端，故退，比至河，楚兵己去。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庄 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於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 晋而亲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 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讴楚， 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於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 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 矣！ ”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 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己而背之，其信安 在？ ”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 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 ”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於是赦解扬使归。晋爵 之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晞立。

悼公元年，螂公恶郑於楚，悼公使弟睑於楚自讼。讼不直，楚囚 睑。於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睑私於楚子反，子反言归睑於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睑，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徳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 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於楚”，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 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編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 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繙，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背晋盟，盟於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 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 兵於清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t军立。是为釐公。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 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 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 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子孔 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 也。”於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 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 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 使延陵季子於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 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 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 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 ”乃止。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於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 飴为祟，史官莫知，敢问？ ”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胡伯，季曰实 沈，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阅伯于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 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 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掌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 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殆。台 殆能业其官，宣汾、沸，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 沈、姒、藤、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殆， 汾、洪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茁縈之；日月星 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縈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 及叔乡曰：“善，博物君子也！ ”厚为之礼於子产。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彊，又朝楚，子产从。 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於申，诛齐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徳诸侯。 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 以徳，毋忘所以立。”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徳。”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 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童立。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是 时，晋六卿彊，侵夺郑，郑遂弱。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 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 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於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於 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於齐。 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 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 己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飴，是为編公。

編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於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子阳之党共弑繙公验而立幽 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 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 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厉王之子，得封於郑。代职司徒，缁衣在咏。虢、郃献邑，祭祝专 命。庄既犯王，厉亦奔命。居栋克入，梦兰毓庆。伯服生囚，叔瞻尸 聘。釐、简之後，公室不竞。负黍虽还，韩哀日盛。

正文魏世家

魏之先，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於 毕，於是为毕姓。其後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 毕万，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 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矣，万，满 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 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辛廖 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 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 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 魏氏之後封，列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修辱杨 干。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 ”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 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 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 乐，三让，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 献子。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 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 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後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後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

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六年，伐 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 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 乎？且贫贱者骄人乎？ ”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 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

|  |  |
| --- | --- |
| 越，若脱鷄然， | 奈何其同之哉！ ”子击不怪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 |

筑雒阴、合阳。

|  |  |
| --- | --- |
|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 魏、赵、韩列为诸侯。 秦伐我，至阳狐。  子击生子 |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 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 誉於诸侯。

任西门豹守鄴，而河内称治。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 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 ”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 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 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 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 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 ”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 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 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 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鮒。臣何以负於魏成子！ ”李 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 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 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 食禄千锤，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 也？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原卒为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 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立， 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 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滄。使吴起伐齐，至灵丘。 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後。

十三年，秦献公县栋阳。十五年，败赵北蔺。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顾自宋入 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 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 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 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 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彊 於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 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 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 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滄。与 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痙，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都。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 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 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 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 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 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 ”客曰：“固原效 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 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 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 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 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於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 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 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 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与 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 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 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 将何利吾国？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 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 利为！"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隆山。七 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齧桑。十三年，张仪 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 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 乎？ ”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 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阅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 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己迫亡，将西请事於秦。与其以秦醴卫，不如以 魏醴卫，卫之徳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 谒於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於难而宝器不出 者，其心以为攻卫醴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窃料 之，先言醴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 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 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 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 ”昭鱼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奈何？ ”对 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 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 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 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 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 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 魏之彊，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 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 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 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 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卯 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滑王为 东帝，月馀，皆复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 败之济西，滑王出亡。燕独入临茁。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 陈。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 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 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 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 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己。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 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己行，不可更矣。”对曰：“王 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己行， 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 ”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鄭 丘。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彊？ ”对曰：“不如始彊。”王 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 ”对曰：“不如。”王曰：“以 孟尝、芒卯之贤，率彊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 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 然。”中旗冯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彊， 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 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 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 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车上，而知氏地 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彊，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 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原王之勿易也！ ”於是秦王 恐。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 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馀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 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己。”唐雎对 曰：“大王己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 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籀，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 之彊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己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 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 是失一东籀之魏而彊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 ”於是秦昭王遽为发 兵救魏。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瘗，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瘗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 死瘗市，不如以生瘗市。有如瘗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 与先定割地，然後杀瘗。”魏王曰：“善。”痙因上书信陵君曰：“瘗，故 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座而魏王听之，有如彊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 奈何？ ”信陵君言於王而岀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徳行。苟有 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徳 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禳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 罪，而再夺之国。此於亲戚若此，而况於仇68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为不 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鄴，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彊 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後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 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彊赵，是复阅与 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绝漳淺水，与赵兵决於邯 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 鹿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上蔡、召陵，与楚兵决於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 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己。

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塊

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

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

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於秦,

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

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 许，南国必危，国无害乎？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 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 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 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於秦 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 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於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 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 極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於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 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原以 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己。通韩上党於共、甯，使道 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 徳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 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 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 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瞥。魏太子增 质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 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 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齐、韩。”秦乃止 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増立，是为景滑王。信陵君无忌卒。

景滑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 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滑 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

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 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 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 佐，曷益乎？

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 正。杨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实彊盛。大梁东徙，长安北 侦。卯既无功，卬亦外聘。王假削弱，虏於秦政。

正文田敬仲完世家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 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 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 後。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 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 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 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 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 杀陈他”，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 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 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 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 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田■孟夷生潛孟庄，田滑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於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 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 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徳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 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己而使 於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卒归於田氏矣。”

晏婴卒後，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於齐。田乞 欲为乱，树党於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徳於齐，齐不可不 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後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 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 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 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 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 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 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 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 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 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 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 ”诸 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己。”鲍牧恐祸及己，乃 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 ”遂立阳生於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 使人迁晏孺子於驹，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笏，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 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於简公，权弗能 去。於是田常复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 曰：“妪乎采芭，归乎田成子！ ”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 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卻。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 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 矣。”不听。己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 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 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 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 事之贼也。”田常於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 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 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 杀。於是田常立简公弟瞥，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 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脩功行赏，亲於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於齐平公曰：“徳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 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 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 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後宫，後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 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馀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 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 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 廊。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田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 自廩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於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 迁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 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 侯，列於周室，纪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 韩，韩求救於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 ”骆忌 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 燕予齐也。”桓公曰：“善气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 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 桑丘。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 後，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後而分其 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 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 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 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 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 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 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 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 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 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馀年。

骆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骆忌子 推户入曰：“善哉鼓琴！ ”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 何以知其善也？ ”骆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攫之深，醴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骆忌子 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 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 桐之间？ ”骆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 曰：“善。”

骆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原 陈诸前。”骆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亡。”骆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轴，所以 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骆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 髡曰：“弓胶昔幹，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骆忌子曰：“谨 受令，请谨自附於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 皮。”骆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 S： “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骆忌子 曰：“谨受令，请谨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 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 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 问曰：“王亦有宝乎？ ”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 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 ”威 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 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 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 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 照干里，岂特十二乘哉！ ”梁惠王惭，不怪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 曰：“救赵孰与勿救？ ”骆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 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 ”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 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後成侯骆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 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後北，而命在 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 击魏，大败之桂陵。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 乎，？ ”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 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馅。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於南梁。宣王召田 忌复故位。韩氏请救於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 ”骆忌 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 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 命於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恕於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 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於齐。齐因起兵，使田 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 虏魏太子申。其後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於博望，盟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 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 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骆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 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 复盛，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滑王地立。

滑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齧桑。三年，封田婴於薛。四 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 於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

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臣原有谒 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於门, 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 馀，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 轸曰：“奈何使无东？ ”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 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卻齐宋，冯因挎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 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挎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 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 得地於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 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 地而兵有案，声威发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 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徳也。 秦韩之王劫於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於秦韩，此 其善於公而恶张子多资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 使泾阳君质於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 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 与韩河外以和，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齐佐赵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於章 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座致帝，子以为何如？ ”对 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原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 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後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 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 尊齐乎？尊秦乎？ ”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 乎？ ”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 利？ ”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 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原王明释帝以 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 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 开。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 者也。原王孰虑之。”於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 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 ”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 以为王也。齐彊，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 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齐 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 ”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 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 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轶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 结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 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 事。”秦王曰：“诺。”於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齐南割楚之 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 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 而卻。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滑王出亡，之卫。卫君辟 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滑王不逊，人侵之。滑王去，走邹、鲁，有骄 色，刍K、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滑王。淖齿遂 杀滑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

滑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敷家庸。太史敷女奇法章状 貌，以为非恆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 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滑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 言“我渭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 中：“王己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 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 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於莒，入临蕾。齐故 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 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於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 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卻，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 楚，扑蔽也，犹齿之有脣也，脣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 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卻秦兵，显名 也。义救亡国，威卻彊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 矣。”齐王弗听。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 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 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 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於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 嘉，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 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 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 五国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 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 秦，不脩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己亡，秦兵 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於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

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 耶？ ”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齐，懿仲卜 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 若遵厌兆祥云。

田完避难，奔于大姜；始辞羁旅，终然凤皇。物莫两盛，代五其 昌。二君比犯，三晋争强。和始擅命，威遂称王。祭急燕、赵，弟列 康、庄。秦假东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国，松柏苍苍。

正文陈涉世家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 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 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 之志哉！ ”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 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己失期。失期，法皆斩。陈 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陈胜 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 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 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項燕，为天下唱，宜多应 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E1： “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卜之鬼乎！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 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野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 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 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 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 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己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 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己，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 ”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攻大泽乡，收而攻薪。薪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薪以东。攻径、 那、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 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 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 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 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 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 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後闻陈王己立，因杀襄彊，还报。 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 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徵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 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 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 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 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海池十馀日。章邯 击，大破之。周文自到，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 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 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 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 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己诛秦，必加兵於赵。计莫如毋西兵， 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 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赵王以为 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己立王，赵又己立王。燕虽小，亦万 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 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赵王 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 ”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 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脩 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己定，欲相与立周市 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 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己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 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

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 诛吴叔，献其首於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 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於敖仓。与战，田臧死，军 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鄕，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径人伍徐 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經人董繰、符离人硃鸡石、取虑人郑布、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於鄕。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 军，监鄕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 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 ”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己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 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矽， 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 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經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己徇南阳，闻 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 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 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 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 ”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 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於天下。”田脩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鲸布之 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 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己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 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 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 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 ”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 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 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 340

者。陈王以硃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 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 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己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 涉置守冢三十家矽，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 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 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 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 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 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 信，■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 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 齐明、周勣、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 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 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 敢进。秦无亡矢遗镰之费，而天下固己困矣。於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 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籀 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於 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销锋錠，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践华为城， 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己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振於殊俗。然而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町:隶之人， 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 也。蹑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 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 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 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鈕擾棘矜，非鈕於 句戟长车杀也；適戍之众，非俸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 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 陈涉度长黎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 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殽函为 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 攻守之势异也。”

天下匈匈，海内乏主，掩鹿争捷，瞻乌爰处。陈胜首事，厥号张 楚。鬼怪是凭，鸿鹄自许。葛婴东下，周文西拒。始亲硃房，又任胡 武。夥颐见杀，腹心不与。庄贾何人，反噬城父!

酗圈w\*启A。*^so ss^.* s«- *ss* gml° *sf* ss- *s^s. s.*M啊买球出。口 *s^x.*置純部)aB\* 密 f *lo*汁hr冊w\*叫-M击E“ a漱希卽防N成。*ss*木焯闿。< 泳 *SS±5S^O*3出窝冃言泳六。

*s^ssf* 出)*s^o* s^u +III书书「Kw出携口。

w&n+^-*硏*時\*磁汁洲弱袒至。*sso*«-毎曲湖出 分貓间，M盖未快，*sss.* 8° *ss, S.*衡脚曲湘 H3- *£so ss.* sis^- s^»i- *i f* 湘出冲)漆出湯皿沙-柵線赛労。

五口书湘诲，*sssss.* WMHKZL煙襟。»治漁 Eh '湘出)険 A&。*ssso is.s.*滓禁冲T。*S* s^-，二芋湖〉si °湖耳\*L\*渦洲用。\*汶 wi-湖\*潞冲出。

冲出*ffs.*申沛出K\*。En+n?- 出售口。\*出 5BS- 出窘尤\*。出5- *SH.^J*

H皿部。sn°

KHiM--X沁酗匮-H-K。*会漆S4O*慝出W哥渕「» 風源出nn茹部慢「—炫a酗fin濫。沖岡弃雖nnnn茹攏。75\*除

H\* 線\* 渋H。

*ss^u^. ^.ss. ss^ss*出-*隽出。* 做+llla\*。力M出前叶。—題屈)斗\*) I-H葬『>T消。 陈缗w樓n+歹«「#测盘耳麻海咨W®受政H詆BN喪。*S 沖.*慢出依垃昉貓尚沏。泗註彌麝，3-冷出紡薄『-涡。 s- *s§s. ssso f ^sso* SB

349

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於梁，不能 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 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後。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 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 之谋，为天下修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 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汉封同姓，楚有令名。既灭韩信，王於彭城。穆生置醴，韦孟作 程。王戊弃徳，与吴连兵。太后命礼，为楚罪轻。文襄继立，世挺才 英。如何赵遂，代殒厥声！兴亡之兆，所任宣明。

正文齐悼惠王世家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 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 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 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於高后。二年，高 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於汉，吕太后封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 之。後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诸吕为 三王，擅权用事。

硃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待高后燕饮，高后令 硃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 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己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 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 ”章 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种，立苗欲 疏，非其种者，鈕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 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 皆大惊。业己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後，诸吕惮硃虚侯， 虽大臣皆依硃虚侯，刘氏为益彊。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 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硃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 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 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 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 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之， 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 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於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 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 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兒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原举国 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 茁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驰 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 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 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於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 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 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 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 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今诸吕又擅 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 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 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 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 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於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硃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硃虚侯 首先斩吕产，於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 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 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 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硃虚侯以诛吕 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 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因退立，股战而 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 耳，何能为乎！ ”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 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端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 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原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墙， 欲以求见。”於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 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 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 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 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後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後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 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 南王，子贤为蕾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 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澳、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 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蕾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 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 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 夫至，三国兵围临蕾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 反言汉己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 望见齐王，曰：“汉己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 齐，齐必坚守无下！ ”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 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 三国兵，解齐围。己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 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 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後。而胶西、胶东、济南、茁川 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蕾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 立，是为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 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 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 刘氏，太后怜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诸侯，宦者甲乃请使 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 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原得充王後宫。”甲既至 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备。且甲，齐贫 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 乃欲以女充後宫！ ”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己原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 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潯闻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 齐有卻。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蕾十万户，市租千金，人 众殷富，巨於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於亲属益 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 姊乱。”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 治王後宫宦者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 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後。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 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後，国入汉，非诛 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後，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後尚有二国，城阳及蕾川。蕾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 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茁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茁川，以奉悼惠王祭 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硃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 斩相国吕王产於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干斤。孝文 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 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 王。惠王■•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 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 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 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 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 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细其功。 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 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 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於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 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後十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 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己平，徙志王茁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 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茁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菖川王。十一年， 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茁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茁 川王反，毋後，乃徙济北王王蕾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 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 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 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 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 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 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汉矫秦制，树屏自彊。表海大国，悉封齐王。吕后肆怒，乃献城 阳。哀王嗣立，其力不量。硃虚仕汉，功大策长。东牟受赏，称乱贻 殃。胶东、济北，雄渠，辟光。齐虽七国，忠孝者昌。

正文曹相国世家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 吏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 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 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桃军 矽东，破之，取防、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 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 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 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财 郡长，将财郡兵。於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财 郡。

其後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 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将 杨熊军於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 下轅辕、绿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撃，与南阳守 齢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齡，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嶂关， 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 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tto击章平军於好畤南，破 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栋，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 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 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於宁秦。 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於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脩 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昉、萧、彭城。击项籍 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於黄，程处反於燕，往 击，尽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於昆阳，追至 叶。还攻武彊，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 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髙祖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馀，魏王豹反，以假左丞 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K1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 襄。击魏王於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 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於郛 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隆，击成安君，而 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於绑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 汉王之所。韩信己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 历下军，遂取临茁。还定济北郡，攻著、潔阴、平原、鬲、卢。己而从 韩信击龙且军於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 七十馀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 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项籍己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 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 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 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稀将张春军，破之。課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 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躁布军，大破之。南至薪，还定竹邑、 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 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 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 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 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 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 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 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後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後 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 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i出於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 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己下吏及宾客见参不 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 之，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後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 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 应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窜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窗 S： “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 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富既洗沐 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窜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 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窜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 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 乎！ ”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 ”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 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 S： “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 —. ”

O

平阳侯宙，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 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 公主，生子襄。时病病，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 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 俱。及信己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 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後，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曹参初起，为沛豪吏。始从中涓，先围善置。执珪执帛，攻城略 地。衍氏既诛，昆阳失位。北禽夏说，东讨田溉。剖符定封，功无与 二。市狱勿扰，清净不事。尚主平阳，代享其利。

363

正文陈丞相世家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 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 曰：“贫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霰耳。 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 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 贫，侍丧，以先往後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後 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 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 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 ”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 长贫贱者乎？ ”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 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 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 ”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於临 济。陈平固己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於临济。魏王以为太仆。 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 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 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 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 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 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 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 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 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於是汉王与语而说之， 问曰：“子之居楚何官？ ”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 乘，典护军。诸将尽謠，EI：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 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 ”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 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於韩王 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 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 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 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 无益处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 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汉王召让平曰：“先生 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 ”平曰：“臣事魏 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 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 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 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 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後，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於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 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 乎？ ”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 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 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 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 者，彼项王骨觐之臣亚父、锤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 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 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 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於楚军，宣言诸将像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 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 意不信锤离眛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 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 ”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 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 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为之！原请骸骨归！ ”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 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 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 骂，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 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 就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 ”上具告 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 ”曰：“未有。”曰：“信 知之乎？ ”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 ”上曰：“不能 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 ”上曰：“莫及也。”平 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 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 ”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 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 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 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 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高帝顾谓信曰：“若毋 声！而反，明矣！ ”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 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於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剋敌，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无知 臣安得进？ ”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 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 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阅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必，世莫 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 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 ”对曰：“始秦时 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於是乃诏御史，更以 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後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稀及鯨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 封。奇计或颇祕，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館反，上使樊哙以相 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 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 平至军中即斩哙头！ ”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 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篓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 斩之，则恐後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 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 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篓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 与灌婴屯於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 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 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吕篓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 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 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 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 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 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 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 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 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 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 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 左丞相不治，常给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 人侍吕后。其後从破项籍为侯，幸於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 决事。

吕篓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 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麥 於陈平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要之谗 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 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 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 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 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 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岁决狱几何？ ”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穀出入几何？ ”勃又 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於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 者。”上曰：“主者谓谁？ ”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 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谢曰：“主 臣！陛下不知其驾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 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 对！ ”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 君欲彊对邪？ ”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 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 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 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己矣，终不 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後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原得续封陈 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 时，其意固己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 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 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门多长者。宰肉先均，佐丧後罢。魏楚更用，腹心难 刺船露裸。间行归汉，委质麾下。荥阳计全，平城围 裒多益寡。应变合权，克定宗社。

曲逆穷巷, 假。弃印封金, 解。推陵让勃,

正文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 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 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 後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 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 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 幸异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 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己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 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 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 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 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 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 明年，汉立太子。其後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 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 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 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 ■,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 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 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 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 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 379

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 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 所关说於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 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 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 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後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 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 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 入，匿於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己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 太后泣曰：“帝杀吾子！ ”景帝忧恐。於是梁王伏斧质於阙下，谢罪，然 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 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 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 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 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 子！ ”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 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 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 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 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 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於平王襄。初， 孝王在时，有费樽，直千金。孝王诫後世，善保整樽，无得以与人。任 380

王后闻而欲得章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草樽与 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 取整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 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 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 内有淫行，亦己。後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元朔中，睢阳人类肝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 太守客出下车，类肝反杀其仇於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 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 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 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 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 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 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 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 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 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 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 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 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 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 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祸？景帝与王燕 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後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 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 乎！ ”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 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 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应县。 是後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 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干秋万世之後传王，而实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 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後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後二 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於禁门内， 饮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 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 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 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 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 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语言 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 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 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 ”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 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 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 ”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 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 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 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 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 立？ ”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後 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 梁王闻其义出於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 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 ”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 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 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 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 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 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 ”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 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 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 如从管中開天也。

广筑睢阳。旌涂警哗，势拟天 袁盎劫伤。汉穷梁狱，冠盖相 卒亦不昌。

文帝少子, 王。功拝吴楚, 望。祸成骄子,

徙封於梁。太后锤爱,

计丑孙羊。窦婴正议,

致此猖狂。虽分五国,

正文三王世家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 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 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 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 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 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 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 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 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 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 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 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 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 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于，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 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 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 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闵、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 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 徳，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 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 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 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 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 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 礼也。封建使守簿国，帝王所以扶徳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 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後于那，密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 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 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 臣请立臣闵、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裏有徳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 有白牡、驿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 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 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 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徳也。周公祭天命郊，故 鲁有白牡、驿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 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 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 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 时，未至成人。康叔後拝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 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徳， 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 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徳，表里文武。显慈 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裏有徳，外讨彊暴。极临北海，西月氏，匈 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 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 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穀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 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 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阂、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 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 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 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 立皇子臣闵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 议，儒者称其术，或諄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 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 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 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 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 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阂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 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闲为齐王。曰：於 戏，小子闵，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 汉籀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徳，克明显光。义 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坏臧，乃凶于 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 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 为汉籀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 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 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佻徳，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 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 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 汉籍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 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 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壇土建 国，封立子弟，所以裏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於天下

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於蓝，而质青於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 见：部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f肥徳；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 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 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 之而己。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 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 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 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 千馀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 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 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 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广陵王为 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 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 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 也。其後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境琬，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 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 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 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侧徳”者，勿使背徳也。“无废 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徵”者，言非习礼义不 得在於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 宿卫於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 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於是使使即斩其使者於阙 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 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 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 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 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 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 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 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於经术，最後见王， 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 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 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 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 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 法。

其後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 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 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於是脩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 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 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淄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 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徳，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 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封系，旧史烂然。褚氏後补，册书存焉。去病建议，青翟上 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贤。太常具礼，请立齐燕，闵国负海，旦社惟 玄。宵人不迩，荤粥远边。明哉监戒，式防厥愆。

正文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 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己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 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 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 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 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 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 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 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 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 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 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 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站，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 其政，常彊於诸侯。後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 重於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 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於 诸侯。

越石父贤，在繹纟世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骋赎之，载归。弗 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慣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 免子於房，何子求绝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i出於不知己而 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繹缱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己感寤而赎我，是知 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繹维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關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 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 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 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 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 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 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 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 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哙亲也”。 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 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 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廩，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 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田洲N苗號成。木波玲耳。嶼对5户囲)*SS* H- *sso* 湖冷aN。*ssssa.* -導 MAN瞟琴Kb *ss.*凯湖艾N。就测冷左繭暗，*ss. S* N「*ss. ^s.sso Sa.* aHF.w检淳。wffiN 画由 N

*is. s^. n.*s至邪 N 湖w「 HN囹無。iw- *so*，泳潮测/芋N-有用湖宙。is-*由 ss.* R 回Em-B-曲泳樹 n。，鶏四净淳ffi-My *s^so s s.* w\*恭口 N刑斗卩\*眨「f辩瓣“\*®k氓涂5»m-B-a 削 fHW。ig-si- >- *ss.*-B湄咬J渺。,^ 3•-w湖Tiffl。SE- a色商涯\*2…刷sEh af郷冲融\*再流N「 *so* ,8E- *ss* 湼卽«\*『蔣遂爍 N *ss^o £01. iss. ^ss. .s^.s^s.* 3i^-:応柵用団Eh m雄HI回2 iE»成胃商阕粪薄ABSE测”*so* i- \* s- *ssss^o* m剧Nzt咪^湖。*F*波玲海薄雄南 *^s.*眷>刑-B-。iE» a恭m樹，诃令曲囹f海。，回樹一E m- a 淳lllfflf#色 2，一EE” '侦導 L 斎雄H滴。8E» g 讹冲浪 f4 »N。。75 蛍w亠丁 *ffs. fis.* welll刑。澆 *so iss.sxs.*邸皿書<8N。 咨「毒曲中书书3蒸盼。aRMw倒雄)lllEa鹼卷沏。*s^s.* 哗瞬EEgNst 建。msasN。gffi出。渥3SN。azkm.篥。法湖ffia 冲)*^ss^ssso* £H- i«- *ss* >曲。测玲JJrstH融溼有-滩与溥\*厂*s^so ss. #?* 刨JHOSHEW 飲睡泳 \*。

酗，HNamN)®泳测冷。股滩瀰 a※。田z，s潜N溢丑尽浴酗，*s^ss^.*狗浏酗 申，HTN滞。制誰疇苴乩尸丑沖41徭『沖渚鶏幽N n^-

399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禳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 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如其文也，亦少襄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 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燕侵河上，齐师败绩。婴荐禳苴, 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马,

武能威敌。斩贾以徇，三军惊 实赖宗戚。

正文伍子胥列传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 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於 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於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 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 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 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於平王。平王稍益疏 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 望，原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 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於平王，因 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 ”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 成矣。王且见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 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 宋。

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 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 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J1,能成大事，彼 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 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 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 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 往，後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睡， 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乡使者，使者不敢 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 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於郑。郑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 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 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於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 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 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 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 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 邪！ ”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吴，吴王僚方用 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锤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 攻，乃大怒，至於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锤离、居巢而 归。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原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 曰：“彼伍胥父兄为戮於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離耳。伐楚未 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 专诸於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 竟立为後，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 吴兵之後，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 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蕊亡奔吴，吴亦以薨为大 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後闻阖庐弑王僚自 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蕊伐 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 可，且待之。”乃归。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澹。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 如？ ”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 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干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 走，奔郑。於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 辰，吴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那。鄭公弟怀曰：“平王杀我 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 ”鄭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 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棊匿 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於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 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己。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 曰：“子之报雕，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夭定亦能破人。今 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修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 乎！ ”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许。包胥立於秦廷，昼夜 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 无存乎！ ”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於稷。会吴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 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 於堂谿，为堂谿氏。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後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 郢，徙於郡。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楚，北威齐晋， 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鲁。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於姑苏，伤阖庐指，军卻。阖 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 ”夫差对曰：“不敢 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薨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後 伐越，败越於夫湫。越王句践乃以馀兵五千人栖於会稽之上，使大夫种 厚币遗吴太宰蕊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 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飴 计，与越平。

其後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 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 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 齐，不亦谬乎！ ”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於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 归。益疏子胥之谋。

其後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 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薨。太宰薨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 言於吴王。吴王信用薨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 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 越不恭，則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原 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後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於齐。 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 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於齐鲍牧，而还报吴。

吴太宰蕊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 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 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彊谏， 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 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 齡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齐也，乃属其子於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 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原王早图 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 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融为乱矣，王乃反诛 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 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 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 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到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 胥尸盛以鸦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 其贼，不胜而去。其後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其明年，因北 大会诸侯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 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 诛太宰飴，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於吴。吴王夫差之时， 楚惠王欲召胜归楚。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 ”惠王 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 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 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於楚。楚使子西往 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问 曰：“何以为？ ”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 何能为也。”

其後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棊於朝。石乞 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 人之宫。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 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石乞曰：“事成为卿，不 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 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蟻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嗟彼伍氏，被兹凶慝！员独忍诟，志复冤 毒。霸吴起师，伐楚逐北。鞭尸雪耻，抉眼弃徳。

正文商君列传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 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 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 ”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 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 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 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 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 乎？ ”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 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 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 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 用邪！ ”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 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 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 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 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 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跣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 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驪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 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 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然亦难以比徳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 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 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徳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 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

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 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離，今 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 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己，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 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 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 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 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 ”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 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 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 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 ”赵良 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 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 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没大夫贤？ ”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谱谱。武王鳄将以昌，殷纣墨墨以 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商君曰：“语有 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 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 ”赵良曰：“夫五没大夫，荆之 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 人致贡；施徳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段大夫之相 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於府库，徳行施於後世。五殁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 者不相杵。此五殁大夫之徳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 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跋 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 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避 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己八年矣，君又杀祝 懼而題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 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醪乘，持矛而操 闇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徳者昌，恃力者 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 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 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 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 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 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 哉！ ”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 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 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岀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 亀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 ”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 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 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 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 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文张仪列传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 张仪。

张仪己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己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 S： “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S 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 ”张仪谓其妻曰：“视 吾舌尚在不？ ”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己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後负，念莫可 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己当路，子何 不往游，以求通子之原？ ”张仪於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 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己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 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 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 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己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 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 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 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徳，何故去 也？ ”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 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己 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 在，仪宁渠能乎！ ”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 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 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 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 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 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 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 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 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 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 民，欲王者务博其徳，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 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 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 众而彼己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 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 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 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 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張，富厚，轻诸 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 使公子繇质於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 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 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後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 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 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於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於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 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

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馀里，车 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 卒戍四方，守亭鄆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 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於韩，则韩攻其 西；不亲於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彊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 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疽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 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 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 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於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 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 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 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 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適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 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 士莫不日夜扌益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 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众口緣金，积毁销骨，故原大王 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

哀王於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於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 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於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 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 ”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 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 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 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 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 ”陈轸对曰：“不然，以 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 435

说乎？ ”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於 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 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於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 若阴合而阳绝於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 阴合谋计也。”楚王曰：“原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 印授张仪，厚赂之。於是遂闭关绝约於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 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 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 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 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 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於秦，取偿於齐也， 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匂击秦。秦齐共攻楚，斩 首八万，杀屈匂，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 田，大战，楚大败，於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原易地，原得 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 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张仪曰：“秦彊楚弱，臣善 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 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原。”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 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於王乎？ ”郑袖曰：“何 也？ ”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 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 矣。不若为言而出之。”於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 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 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後悔，赦张仪，厚礼之如 故。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 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 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 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 异於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 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彊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 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 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 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 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己。是故原大王 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己下，至楚三千馀里。 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

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拝关。拝关惊，则从境以东 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 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 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弱国之救，忘彊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 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 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 心。楚尝与秦构难，战於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馀人，遂 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於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

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後，计无危於此者矣。原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 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 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 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 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 子入质於楚，楚太子入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 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於此 者。"

於是楚王己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 见欺於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 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许 张仪，与秦亲。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穀所生，非 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蕾羹。一岁不收，收不JS糟。地不过九百里， 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 守徼亭郸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己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 匹，虎贲之士跳篷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 众，探前跳後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 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 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兒。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 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 皆奇曰，听吾计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i圭误 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 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 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 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 非以韩能彊於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 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於此者。”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 说齐滑王曰：“天下彊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 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彊 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彊士勇，虽有百秦， 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 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後，虽有战胜之名， 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 也。秦赵战於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於番吾之下，再战又胜 秦。四战之後，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己破 矣。是何也？秦彊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海 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 河，指博关，临苗、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 也。是故原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 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於大王。大王收率 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东，敝邑恐惧 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 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 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於滝池， 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原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 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 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 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簿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 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於邯郸之 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於河外；一军军於海池。约四国为一以攻 赵，赵，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於左右。臣窃为大王 计，莫如与秦王遇於滝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大王之定 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编事，寡 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原变心易虑，割地谢前 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適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 去。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 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 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 以击之。’於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 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 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 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己入朝渾池，效河 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 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於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 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原大王孰 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兒，言不足以釆正计。 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恆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 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 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 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卻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己，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 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原效之。”王曰：“奈何？ ”对曰：“为秦社稷 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 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 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 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 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 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讦仪於秦也！ ”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 在，必兴师伐之，何以迁仪？ ”对曰：“是乃王之迁仪也。夫仪之出也， 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 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 师伐之。齐梁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 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 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谓，迁 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於魏也。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 轸於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 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 ”王 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 ”轸曰：“然。”王曰：“仪之 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 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於其亲而天下原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 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於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 ”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 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 使於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 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 ”犀首 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 ”曰：“奈何？ ”曰：“田需约诸 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於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 使人来，EI： “无事何不相见”，原谒行於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 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於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 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 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 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於犀首。轸遂至秦。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 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 ”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 ”王曰：“不 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 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 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 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 ”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 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原子为子主计之馀， 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於王者乎？庄子欲 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 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 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 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 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 441

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剋之。此陈轸 之计也。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 仪己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 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己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 错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 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於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

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 于君之 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後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 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

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 曰：“此公孙衍所谓邪？ ”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张仪己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夫张仪之行事甚於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 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仪未遭时，频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韩後蜀。连衡齐魏，倾危诳 惑。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徳。

正文禳侯列传

禳侯魏座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 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 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禳侯，姓魏氏，名座；同父弟曰芈戎， 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座最贤，自惠王、武 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崖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 以産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 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座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於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 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崖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 0: “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 赵请相魏座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徳楼子；事成，魏崖 故徳公矣。”於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崖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座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 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 宛、叶。魏座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崖，乃 封魏崖於穰，复益封陶，号曰禳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 大小六十馀。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馀，吕礼来，而 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崖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 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 之所任举也，相善。於是禳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禳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 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 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 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於诸侯 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 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

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 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 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 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原王之必无讲 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於魏也，原 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 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 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 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 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 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 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 以少割收也。原君逮楚、赵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 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 秦，从以此散，而君後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 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 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原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禳 侯曰：“善。”乃罢梁围。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 *莺,*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禳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 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 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 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禳侯智而习 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離 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 秦之深離，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 後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笑 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 兵，则晋、楚为制於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 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 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 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 448

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 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 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谓张禄先生，讥禳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 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禳侯擅权於 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 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禳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 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 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於羁旅之臣乎！

穰侯智识，应变无方。内倚太后，外辅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 疆。摧齐挠楚，破魏围梁。一夫开说，忧愤而亡。

正文孟子荀卿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 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骋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 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 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 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徳，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骆子之属。

齐有三骆子。其前骆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 相印，先孟子。

其次骆衍，後孟子。骆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徳，若大雅整之 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 馀万言。其语闵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先序今以 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機祥度制，推而远之，至 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 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徳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 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 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 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 顾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骆子重於齐。適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適赵，平原君侧 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 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於 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 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己哉！持方柄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 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骆衍其言虽不轨， 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骆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骆 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彊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 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 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 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 ”客以谓 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後复见王，王志在音声： 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 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後先生之 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之。”後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 谢去。於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槽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徳之 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 皆有所论焉。

骋爽者，齐诸骆子，亦颇釆骆衍之术以纪文。

於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 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骆衍之术迂大而闲辩；爽也文 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 爽，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己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 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 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己而相 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機祥， 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徳之行事兴坏，序 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 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 後。

六国之末，战胜相雄。轲游齐、魏，其说不通。退而著述，称吾道 穷。兰陵事楚，验衍谈空。康庄虽列，莫见收功。

正文平原君虞卿列传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 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於东武 城。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壁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 临见，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 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瘾之病，而君之後宫 临而笑臣，臣原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壁者去，平原君 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 ”终不杀。居 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 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 ”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壁 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斩笑壁者美人头， 自造门进壁者，因谢焉。其後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 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 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 则歌血於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门下足 矣。”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 赞於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 索。今少一人，原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 几年於此矣？ ”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 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 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 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 见而己。”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 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 中不决，何也？ ”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 ”平原君曰：“是胜之

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 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事不成，以虚名徳君。君必勿听 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後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 细公孙龙。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踽檐登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 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秦赵战於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 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 ”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 重使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 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 ”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且欲 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 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 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硃入秦。秦内之。赵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於秦，秦己内郑硃矣，卿之为奚 如？ ”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者皆在秦矣。郑硃， 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 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硃以示天下贺战 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於秦，割六县而媾。虞卿 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 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 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赵郝。赵郝曰：“虞 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 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 ”王曰：“请听子割，子能必使来年 秦之不复攻我乎？ ”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於 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 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於 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 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 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 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 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偿於秦也。吾国尚利，孰 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 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 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 之。语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 是彊秦而弱赵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且王之地 有尽而秦之求无己，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己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 予，孰吉？ ”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 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鲁，病死，女 子为自杀於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 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於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 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长者薄而於妇人厚也。’故从母言 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 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 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蚩勿予！ ”楼缓闻之，往见 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 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赵兵困 於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 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 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原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己 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離也，得王之六城， 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於齐而取偿於秦 也。而齐、赵之深離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 窥於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於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 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 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己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 曰：“原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 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 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 ”对曰：“臣闻小国之 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 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 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 困於梁。魏齐己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釆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 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 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 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於大梁， 更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於後世 云。

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从戮，义士增气。兵解李同，盟定毛 遂。虞卿蹑躊，受赏料事。及困魏齐，著书见意。

正文春申君列传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 王以歇为辩，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於华阳，禽魏将芒 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 黄歇適至於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己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 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於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 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 斗而驾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 致至则危，累釘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己来， 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齐，以绝从 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 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扌求。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 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细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 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 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 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 者，非无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 胜齐人於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 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於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 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張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 云“趟趨■免，还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 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 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徳於韩、魏，而有累世 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 坏，宗庙毁。剖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於草泽，头颅僵 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腹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於仇解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 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解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離之韩、 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 将出而攻留、方与、锋、湖陵、昉、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 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 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 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彊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 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为帝有馀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彊，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令 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 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 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 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 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 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 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 国诚善楚太子乎？ ”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 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徳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 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 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 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 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後，太子不得奉宗 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 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己远，秦不能追， 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己归，出远矣。歇当死，原赐死。”昭王大 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 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後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 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於 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 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馀万。五年，围邯郸。邯 郸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 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 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干馀人，其上客皆 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 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 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 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硃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 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亀隘之塞而攻楚，不 便；假道於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 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 秦、楚之日斗也。”楚於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 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 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 申君为舍人，己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 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 ”对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 ”曰：“可。”於是李园乃进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 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 子，即百岁後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後，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 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於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 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 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 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 ”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 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 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 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硃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 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 乎？ ”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 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 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 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 ”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 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 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 ”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 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 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硃英知言不用，恐 祸及身，乃亡去。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门之内。春申君 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於是遂使吏尽灭春 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 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燧毒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 吕不韦废。

太史公曰：吾適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 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园，旄矣。语 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

黄歇辩智，权略秦、楚。太子获归，身作宰辅。珠炫赵客，邑开吴 土。烈王寡胤，李园献女。无妄成灾，硃英徒语。

正文乐毅列传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 羊以灵寿。乐羊死，葬於灵寿，其後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 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後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適魏。闻 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 国小，辟远，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於是 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 为亚卿，久之。

当是时，齐滑王彊，南败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晋於观津，遂与 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馀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己而 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齐。滑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问 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 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於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 楚、魏，令赵噌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滑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 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 授乐毅。乐毅於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 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茁。齐滑王之败济西，亡走，保於 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苗，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 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於昌国，号为昌国 君。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

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 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於乐毅，及 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 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 所患，唯恐他将之来。”於是燕惠王固己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 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 毅於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於燕、齐。

齐田单後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於即墨下，而转战逐 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临蕾。

燕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 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 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 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 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 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 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 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 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 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厕之宾 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 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 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於兵甲，习於战攻。王若 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於赵。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 符节南使臣於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 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 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 於宁台，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乎■室，蓟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己 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慄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 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 毁，故称於後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彊国，收八百岁之蓄 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 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後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 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鸦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 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繫其名。臣虽不佞， 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 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於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 为客卿。乐毅卒於赵。

乐间居燕三十馀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 乐间。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 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於都，禽栗腹、乐乘。乐乘者， 乐间之宗也。於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 去。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纣之时，箕子不 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 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 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 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间、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後五岁，赵孝 成王卒。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後 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後二十馀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後世乎？ ”对曰：“有乐 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 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 子之言，显闻於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 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 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 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昌国忠说，人臣所无。连兵五国，济西为墟。燕王受间，空闻报 书。义士慷慨，明君轼闾。间、乘继将，芳规不渝。

後。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军视之 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謀从之，老弱皆击 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 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 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於莒，入临茁 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 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適人开户；後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单之 谓邪！

初，淖齿之杀滑王也，莒人求滑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为人 灌园。嫩女怜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 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燭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 王燭之故。己而使人谓燭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 家。”燭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燭曰：“忠臣 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 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 如烹！ ”遂经其颈於树枝，自奋绝腹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燭， 布衣也，义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 ”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 为襄王。

军法以正，实尚奇兵。断轴自免，反间先行。群鸟或众，五牛扬 旌。卒破骑劫，皆复齐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正文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於治 乱，端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岀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 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 属草 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 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 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夭也；疾痛惨 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 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 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 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徳之广崇，治乱之条贯， 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繫，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繫，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 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皤然泥而 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细，其後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 秦，厚币委质事楚，H： “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 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 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 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 将屈匂，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 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原得地，原得张仪而甘 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 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

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 不杀张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後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 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 ”怀王 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 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 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睦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 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 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 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 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 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 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 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 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 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 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舗其 糟而啜其醺？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 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 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蛾乎！ ”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晌兮窈窈，孔静 幽墨。冤结纤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油以自抑。

剂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 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 500

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 为下。凤皇在簽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夫党人之鄙 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 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 兮，众不知吾之异釆；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 以为丰；重华不可犒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 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彊；离滑而不迁兮， 原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唸恆 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 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 馀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 可让兮，原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 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後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 秦所灭。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 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 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 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 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 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 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 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 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 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 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 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迁湘流兮，敬 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 鸦枭翱翔。阊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 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鋁。于嗟囉囉兮，生之无故！斡 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醪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屐 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己矣，国其莫我知，独埋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避兮，夫 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沏深潜以自珍。弥融嬌以隐处兮，夫 岂从螳与蛭嬪？所贵圣人之神徳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 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瞩九州而相君 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徳军而下之；见细徳之 险兮，摇增翻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 鲤鳄兮，固将制於蚁蟻。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翳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号鸟 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 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阅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 间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笈言其度。曰“野鸟入处 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茁。淹数 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 化而嬪。沏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 兮，吉凶同域。彼吴彊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 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 縄。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 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块轧无垠。天不可与虑 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 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挎；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述迫之徒兮，或趋西 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段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 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 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氓则止；纵躯 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 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徳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 樸舞兮，何足以疑！

後岁馀，贾生徴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 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 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 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 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後。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 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 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 卿。

其材，游诸侯,  
又爽然自失矣。

天问、招魂、  
想见其为人。  
而自令若是。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 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 何国不容,

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 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 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

屈平行正, 章。赋骚见志,

以事怀王。  
怀沙自伤。

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 百年之後，空悲吊湘。

正文刺客列传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 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於坛上，曹沫执匕首劫 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 ”曹沫曰：“齐强鲁 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魯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 归鲁之侵地。既己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 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 快，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 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 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於楚而 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解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 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 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 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 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昧。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 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 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 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瀉：使延陵季子於晋，以观诸侯之 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於是公子光谓专诸 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 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後。 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触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 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 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被。酒既 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 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 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 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後七十馀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 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 中，曰：“嗟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 报離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 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 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 ”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 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後，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 也。”卒酵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 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 ”曰：“我是 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 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 乎！ ”豫让曰：“既己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 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 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 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離，而反委 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己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雕之深也？ ”豫让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 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 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己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 复释子！ ”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 义。前君己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 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讎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 ”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 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 ”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 涕泣。

其後四十馀年而辍有聂政之事。

聂政者，说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严仲子恐诛，亡 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 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後具酒自暢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 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 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 轟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 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 者，将用为大人粗栃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騒，岂敢以有求望邪！ ”聂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 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 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己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 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 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 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己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 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夭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 从事焉！ ”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 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 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 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 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讎，岂不殆哉！ ”遂谢车 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 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 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於市，购问莫知谁子。於是韩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 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 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 ”立起，如韩， 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辍深井里所谓聂政者 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 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 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 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 士固为知己者死， 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 名！ ”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 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 俱僂於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 矣！ ”

其後二百二十馀年秦有荆轲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於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 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东 郡，徙卫元君之支属於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 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己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 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

荆轲游於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 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 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 也，己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於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 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

子，言光己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己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 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 ”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 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 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 其意不厌。今秦己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 数十万之众距漳、鄴， 臣则祸至燕。燕小弱， 敢合从。丹之私计愚， 贪，其势必得所原矣。

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 数困於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 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 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

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 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原，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驾下，恐不足 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後许诺。於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 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 適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 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 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 ”荆轲曰：“微太子言，臣原谒之。今行而毋 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 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 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原足下更虑 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 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干斤，邑万家，将奈何？ ”於期仰天 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荆轲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 曰：“为之奈何？ ”荆轲曰：“原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摧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 将军岂有意乎？ ”樊於期偏袒攝挽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 今得闻教！ ”遂自到。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己不可奈 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 以药焯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 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 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 改悔，乃复请曰：“日己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 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 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 ”遂 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 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 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 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己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原举国为内臣， 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 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 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神，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 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 见天子，故振憎。原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於前。”秦王谓轲曰：“取 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 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 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 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 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 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 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 为，左右乃曰：“王负剑！ ”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 乃引其匕首以擴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 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约契以报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己而论功， 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 以药囊提荆轲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 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 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 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 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後五年，秦卒灭燕， 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 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 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 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 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 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 者。宋子传客之，闻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 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曜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 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 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己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於刺剑之术 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 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 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 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正文蒙恬列传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瞥，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 庄襄王元年，蒙瞥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瞥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瞥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瞥 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瞥卒。瞥子曰武，武子曰 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 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秦己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 形，用制险塞，起临洪，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 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 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 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修， 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 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 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 泉，峻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 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 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 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己 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己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 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己闻扶 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 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 523

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於代。前己囚蒙恬於阳 周。丧至咸阳，己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 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 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 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 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 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 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 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 矣。卿其图之！ ”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 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 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 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原大夫为虑 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 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 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 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於诸侯。故曰，用道治者 不杀无罪，而罚不加於无辜，。唯大夫留心！ ”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 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 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 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 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 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 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 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观於记府，得周公旦沈书， 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ET必 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 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 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 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将以谏而死，原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 曰：“臣受诏行法於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 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 ”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 沸属之辽东，城峻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 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 山埋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 伤者未瘻，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 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赵高矫制，扶苏死 焉。绝地何罪？劳人是。呼天欲诉，三代良然。

正文魏豹彭越列传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 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 己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 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後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 王。市辞不受，迎魏咎於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己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於临济。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於齐、 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 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己破秦，降章 邯。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 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於彭城。汉 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汉王闻魏豹反， 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郦生曰：“缓颊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 若。”郦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 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於是 汉王遣韩信击虏豹於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汉王令豹守荥阳。 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钳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 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 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 曰：“臣不原与诸君。”少年彊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後期者斩。 旦日日出，十馀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彊以为 长。今期而多後，不可尽诛，诛最後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 曰：“何至是？请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 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

沛公之从瑚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 将其众居钳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馀人 毋所属。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 以击楚。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 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於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 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後。”乃 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 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後粮於梁地。汉四年 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 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 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馀城，得穀十馀万 斛，以给汉王食。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 去。”汉王追楚，为項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 何？ ”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 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 王，而君王不蚤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 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 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汉 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 项籍己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稀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徵兵梁王。梁王称 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 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 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 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己具， 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 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原处故昌邑。吕后许 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 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彭越复谋反。廷尉王 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己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 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 己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 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魏咎兄弟，因时而王。豹後属楚，其国遂亡。仲起昌邑，归汉外 黄。往来声援，再续军粮。徵兵不往，范醯何伤。

正文淮阴侯列传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 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 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藤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 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 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 而进食，岂望报乎！ ”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 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 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 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 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己斩，次至信，信乃仰 视，適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 ”滕公奇其言，壮 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於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 己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 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 曰：“若所追者谁何？ ”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 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 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何曰：“王计必 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 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 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兒耳，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 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 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 策？ ”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 ”汉王 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 ”汉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 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 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 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刑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 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 不平。诸侯之见項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 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名虽为霸， 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 侯，至新安，项王诈就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 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 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 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於是汉王大 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岀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 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 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 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邮 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 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鲜渡军，袭安 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 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阅与。信之下魏破 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隆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 之也，聚兵井隆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 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阅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 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饒粮，士有饥色，樵苏 後爨，师不宿饱。今井隆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 其势粮食必在其後。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 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 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於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 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 我，亦己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 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 隆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革 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 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飨，H： “今日破赵会食！ ”诸将皆莫信，详应 曰：“诺。”谓军吏曰：“赵己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 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 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隆口，赵开壁击之，大战 良久。於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 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己入水上军，军皆殊死 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 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己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 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己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 能禁也。於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泯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於是有缚广武君而致 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对，西乡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 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 也？ ”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EP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 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 乎！ ”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 ”广武君 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 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 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己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 曰：“仆委心归计，原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 足用，原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部下， 身死沢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阅与，一举而下井隆，不终 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 耒，榆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 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 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齐相持 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 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 由？ ”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

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醴兵，北首燕路, 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己从, 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

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 使誼言者东告齐，齐必 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

固有先声而後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

”从其策，发使使燕,

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

以镇抚其国。汉王许

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 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課布，走入 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 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 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 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 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己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 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 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 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 乎？ ”於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己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 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菖。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亨之，而走 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己定临蕾，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 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 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 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 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 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 得，何为止！ ”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 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 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 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 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 方急围汉王於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 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 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 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 耳，何以假为！ ”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

楚己亡龙且，项王恐，使旺胎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 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己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 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己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 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 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 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 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 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項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 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 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 ”韩信谢曰：“臣事项王， 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

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 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

武涉己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 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 ”对曰：“贵 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成败在於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

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 ”对曰：“原少间。”信曰：“左右 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 言。”韩信曰：“何谓也？ ”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 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秦褐，燦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 己。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 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 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 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於险 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 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 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 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 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 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 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己立，天下服听而归徳於齐。案齐之 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徳，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 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 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 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 交，後争张魇、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 逃归於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泯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 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騒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 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 而事多大於张魇、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 542

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己尽而猎狗亨。夫 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 种、范蠡之於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 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隆，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 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 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後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 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 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償石之禄者，阙卿相之 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輦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 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蛍之 致螫；骐骥之蹋躅，不如驾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 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瘠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足下详察 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蒯通说不听，己详狂为巫。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己破， 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 曰：“公，小人也，为徳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 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 忍而就於此。”

项王亡将锤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 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 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 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 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 喜，无患。”信见 未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 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

者！ ”卒自到。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 亡。’天下己定，我固当亨！ ”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 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 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 乃肯临臣！ ”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 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 万。”上曰：“於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为为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 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夭授，非人力也。”

陈稀拜为钳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 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稀曰：“唯将军令 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 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 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稀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 教！ ”汉十年，陈稀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稀所， 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 袭吕后、太子。部署己定，待稀报。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杀之。 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 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稀己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 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锤室。信方斩，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

高祖己从稀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 言？ ”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 ”对曰：“然，臣固教之。 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 ”上曰：“若教韩信 反，何冤？ ”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 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踱之狗吠尧，尧 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 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 ”高帝 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 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 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 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己集， 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 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

正文田儈列传

田脩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償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 豪，宗彊，能得人。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脩详为 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修，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 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脩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於临济，急。魏王请救於齐，齐王田修将兵救 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脩於临济下。脩弟田荣收脩馀 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王田脩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 为将，以距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 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 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 归。田荣乃立田脩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 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楚怀王曰：“田 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於齐。 齐曰：“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 角、田间於楚、赵，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於天下，则 齢陇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 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於钳鹿。项羽往救赵，由此 怨田荣。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齐王田 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 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 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 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

549

顼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 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市之左右 曰：“项王彊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田 荣怒，追击杀齐王市於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於是田荣乃自立为齐 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 荣。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 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於城阳。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項羽 闻之，乃醴齐而归，击汉於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田横复 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於 相。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郦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横以为然，解 其历下军。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於历下以距 汉，汉使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汉将韩信己平赵、 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齐王广、相横怒， 以郦生卖己，而亨郦生。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 阳，将军田既军於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与 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至博，而横闻齐 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於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 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己杀龙且，因令曹 参进兵破杀田既於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於千乘。韩信遂平齐，乞 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

後岁馀，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 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 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 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 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邮商 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 ”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 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 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 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 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己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 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 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 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到，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 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 ”为之 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干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大 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 亦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 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 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笈。己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 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 画者，莫能图，何哉？

秦项之际，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田償殒寇，立市相 荣。楚封王假，齐破郦生。兄弟更王，海岛传声。

正文张丞相列传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 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 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 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 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 赵地己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己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 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 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 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 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驟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 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 沛，击破泗水守监，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 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 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 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 ”项 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 萧、曹等俱封：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彊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 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 ”昌 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 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 而周昌廷争之彊，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既罢，吕后侧耳於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是後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後不全也。赵尧

政A\*曲玲瑚遂冷沖融澜IDlnEh冷®哉。-tfr 5 -導a斗成。*s? ^s^o A ^s.* ^1?- ®n- s?^^- 8- 骤wfs-LNaw 澆。樓習saK団 Eh aFrFsgf 漆。

*s^^s*出f漂皿卧虫7 *^s* Eh a 澆。nH袒海N，fssEE。a 曝T 邕回\*慢Hw®®\*?1汩nnfin，汁味，瞟冏沸源惠曲75曰。，酗击E” a導。DM^N齊言浏『a 琴所谛日雄2…習E" iss MS8W-回皿nnfin，汁\* SW58H- *^so* siE- 4° E” a啪就Hs垮。玲aag肄為慢出。己面fflln寻E” awsiffiw慝T。戡

，爾圈Eh *^sss.*澆nHi袒注度 H『蜂#玲冲刮邮。玲f至口流奇一，泳海噩道\*汁冷面IDIng政茜。 *sf* 酗固两育\*沖斗円判N「Eh a«4w\*遂冷冲融 雄7，肄港淒次。E" a斗吏浏淤。，盛郭慢習\*营冷沖斗。次身戳尚剧 5®-河兴鸯冷沖\*堂卅羿渝尚耳)跤\*甬[Bn浦。 酗漫濫。nnHfin薄海企樓出『X註前剛彭出券潮f3Hl。薄雄|11冋・ 建IDlna\*f礒慢W。泳潮酗洲渤N) 75海溥左廁皿。*s^.* 酗Bn^a监面mEI” awf 杏肄 N 洁再\* 申 gafBisH。国 7，lEln湧 應，酗fin溶薄企慢出-慢W泅滲。個木*sf ssr ^ss 添由咨*酗fin®弯冷汁融pfron浦淒\*酗圈耳W樓出言瓣Nah 7MS *s:* wra燕宙津\*啻冷冲融。

*fis. sso* 湖蜘nnfin。ifiNTK。*si* 5- a苗卅nna冲。淒兴啊 w\* 鸯书，

*si.*準不\*\_t 潦4。—5- 34-鹭 s浦，渉T>mip。酗洩耳\*遂浴沖融。III饪苗。 *\*。*Mi- *^ss^so f ssss^^o* mdfr^海攏\*\* 兌H\*#'H冊涕。*s. ss* 註。

*^ss^u^s. s^sso s^* 註耳。MIEWS。W酗圈+A辟圆霸\_h 13球繩耳胡买H-E\*%耻。潘 榊。sMa冲沛。*ssss. ^so >£*

559

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为丞相，卒就之，故汉 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 历。

张苍徳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後， 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徳时，其符有黄龙当见。 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於是文帝召公 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徳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细，谢病称 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 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 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後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馀，为侯、丞相。苍子 复长。及孙类，长六尺馀，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後，老，口中无齿，食 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馀岁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 跋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 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 己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 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 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 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 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 礼，不可以不肃！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 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 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 敬，当斩。吏今行斩之！ ”通顿首，首尽岀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己困 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 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 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细所言不 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 庙壊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 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 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壊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 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 卖。”至舍，因欧血而死。谥为节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 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 除。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 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继嗣，妮妮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己，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 世者。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细贾生、公孙臣等言正 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 徳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 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 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韦丞相言 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後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 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 名。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 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 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其 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 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待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 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 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 赵京兆坐要斩。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 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 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 丞相卒，以御史大夫耶吉代。

耶丞相吉者，鲁国人也。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 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称之。以丞相 病死。子显嗣。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 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 毛乱，身及子男有奸赃，免为庶人。

邮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 相、邮丞相微贱时会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 後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 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 曰：“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 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徵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 相己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 书，明於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为 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数年，病 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沈，而见谓 谄巧。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後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 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 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 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 平原文学卒史。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 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 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御史大夫郑弘 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 侯。以十年之间，不岀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 去者。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阴私相毁害， 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满岁，而书丞相死，即代之 矣，岂可以智巧得战！多有贤圣之才，困房不得者众甚-也。

张苍主计，天下作程。孙臣始细，秦历尚行-御史亚相，相国阿 衡。申屠面折，周子廷争。其他妮々，无所发明。

正文傅靳蒯成列传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 里，击赵贲军於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 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徳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 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徳侯。从击项 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 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 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稀，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稀。一月，徙为代相 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 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 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 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 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於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 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 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苗南，破之，身得说都尉 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 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 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 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 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 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饌道，起荥阳 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増、鄕、下邳，南至薪、竹邑。击项 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 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 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稀丞相敞，破之，因降曲 逆。从击嬲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 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 律，孝文後三年，夺侯，国除。

蒯成侯繰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 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 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繰为信武侯，食邑三千 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繰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击陈稀，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 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 ”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 死。

至孝文五年，繰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繰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 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繰 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 笃厚君子矣。

阳陵、信武，结发从汉。动叶人谋，功实天赞。定齐破项，我军常 冠，蒯成委质，夷险不乱。主上称忠，人臣鸽腕。

正文季布、栾布列传一袁盎晁错列传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 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 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 能，原先自到。”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 其家僮数十人，之鲁硃家所卖之。硃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 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硃家乃乘辂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 公。滕公留硃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 也？ ”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硃家曰：“君 视季布何如人也？ ”曰：“贤者也。”硃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 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 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 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 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硃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 曰：“诺。”待间，果言如硃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 能摧刚为柔，硃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嫂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 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 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 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 于今创痍未瘻，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 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 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 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 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惭，良久 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 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 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 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 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间 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於天下，顾不重邪？何 足下距仆之深也！ ”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 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 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纟纟，弟畜灌夫、籍福之属。 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 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 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度哉！”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 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 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後世为人臣者无 效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於 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於 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後为燕王，以布为将。 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 夫。

使於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己而枭彭越头於雒 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 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原一言而 死。”上曰：“何言？ ”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 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 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 己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 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 也。今彭王己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於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 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 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於是尝有徳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 之。吴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 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屡军寨旗者数矣， 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 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 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季心，有声梁、楚。百金然诺，十万致距。出守河东，股肱 是与。栾布哭越，犯禁见虏。赴鼎非冤，诚知所处。

袁盎晁错列传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 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 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 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 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適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庄， 丞相益畏。己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兒廷毁我！ ”盎遂不 谢。

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徵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 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 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 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迁之蜀，轎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 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 名，奈何？ ”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 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 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 ”盎 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 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 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 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 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 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将奈 何？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 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 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 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 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馀人载！ ”於是上 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 怯邪？ ”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 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驗，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 庙、太后何？ ”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 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 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己立后，慎夫人乃 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 下所以为慎夫人，適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 ”於是上乃说，召 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 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 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 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己。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 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袁盎 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 曰：“原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 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袁盎即跪说曰：“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 平、绛侯？ ”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夫陈 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 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 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釆 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 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 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入 与坐，为上客。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 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 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 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 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 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 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 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 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 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己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兒，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 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 適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 酒醉，西南敏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 日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 ”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兒 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去，臣 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 ”乃以刀决张，道从醉卒隧出。司马与分 背，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 报。

吴楚己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 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雒阳剧 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 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 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 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 乎！ ”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袁盎。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 後语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 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 後刺君者十馀曹，备之！ ”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梧生所问占。 还，梁刺客後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釈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 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稽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 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 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 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 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 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燼中， 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墉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 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 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墉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兒所 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 章，诸侯皆誼謹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 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 ”晁错 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

削K;沛渺〉响出玲S渺-E“ anwf囹W溢池啪邸。，渕+ *S.*湘襟六H淞间〉泛弃盎\*泸。*s^, ss. ^ss* 布坤滸斗。

*ss. is* 蝸)茹W-L。k団El” ailws滲)B洲遮韻。湘添湘f 7，涉垮 E" a和出M\*n- 口 ffi弟用TNH-癮口。f娜油叫成一 "LEh a色舞2，資玲E“ *ssss.*y陡 N\*J成。*ss.糸汁* fts-洋决岡N 口。季\*藻瓶肃m)WSJ\*羅Tfse-。，泳海测a潍 湧濟# E“ 幽学由 Ni4s:;玲\* 遂B-B-舞。 *s^ s^o ss^.*耳荆 *3 s^so ^8SO i^sss^* 回。

汁冷玲Eh *岩嗖姗"ffs.*业X茹話。*s 冷吉F*淳感條陡。耳W燈渤。调潮襟|法。法刖奇建，涕湎f線。蜀 刷彰源「»ss° sst- ^5^s- *s^. sso ss.* 2—- *§so s^ss.* T渕湼 Q- *s^s^.*

*ss. ss^o* Is- *Kso* n- *^s* 毗。«sw-浏沛Ew。湍薄Z件迦育一

581

用冲

Mk慢 >成『唐州幵。度rty *IP* 譌「*s^.* 3.S+M- ¥M-丰酗匿。*ss.* ss- s E“ a雌国前2 *^ss.* f楠冷品。*so* 8- *s* 佛。，M/Eh晶瞟堂鬼电2，E“福狗\*。成海>圖応泗営\*B A- §^£.洲击一理 漾泗浏木用-H-S冊。^§\*>§° *S* S3-范耳剛個沖-B-X斗。*KN\**

*^s.*渤S蒲亲詫目\*汁火片f<*f s^s. ^s.* m \*汁火汁a。*ss^. §s^*话苟〉韓N「*ssso*瞬 5®- *s^.糸r*亨咏») *§ss.*町咪mnTT。泳 海测部E” afrt沸海启电咔nT州「>期«湖75»«0。，前电\*咨出

*s^s.* W 涟耳\*sw。Knn}3 莲。TJfri诚快Tw®『W睪血快以澜。*^?s. ^s.* 盤温WN『fN。咏学尚»»「TsiL \*兩壕。MMf篮。*si* 註測。*^s^£:*»N。75 羊。屮李sw雄meL 深。>>君底。*ssf. £o sss. sss^* N『Emks。泗窘度。混再無宴。\*李簸燃)当言N。S3§ S38H- *^s*諭浏国「呢皿兴隆。

臓汶na) *^s§sss. 4 ds^ss.* 8 屮涼\*3-用。

*ss.* TJfri沸風出蘇。*$s^.*aMEI 洛茅S菠源「>\* 酔「囲百伞衅。*^ss. ss. ^£s* 避' w\* 諏。*ss.*aA 密叫〉s- *s^. s s^o* 湘 w\_t^\*#\*LN。

yfri诃滦朝爐隔。3-涪沼環s「>李3，引相。TJdi游SN) f 沙。8-济is強翘-fi卡。咨州讹一hEh aa-泠拂 A- >四冊。冊-B-木旅明冲ffly33-冷嵌卅-B-皿目。回咔」，※SM 涎。浒W雖申潘>Hffln「應個浏。

584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 馀，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於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 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 ”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 曰：“六马。”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 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 岁迁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 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 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 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 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於丞相，丞相醇谨而己。在位九岁， 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 过，赎罪。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 流民於边以適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 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 相，罢驾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 法。原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廩既空，民贫 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 乎？ ”以书让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後三岁馀，太初二年中，丞 上以徳为嗣，代侯。後为太 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 相庆卒，谥为恬侯。庆中子徳，庆爱用之, 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庆方为丞相, 三人。及庆死後，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

建陵侯卫絹者，代大陵人也。絹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 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绢称病不行。文帝且 崩时，属孝景曰：“编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馀不瞧呵 绢，館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 ”缩 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 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 ”对曰：“死罪，实病！ ”上赐之剑。编 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 今乎？ ”编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 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 拜網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缩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 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编为建陵侯。

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为網长者，不忍，乃赐館告 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己，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编，拜为太子太 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 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 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 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其後编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 舍郎金去，己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 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 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 ”不 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後元年，拜为御史大夫。 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館俱以过 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 名称，称为长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孙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 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 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袴，期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 入卧内，於後宫祕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 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 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 所受。

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 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 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 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 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卻，卻之； 不可者，不得己，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病笃，请免。於是天子亦策罢，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於阳 陵。子孙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其万石、建陵、 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調， 君子讥之，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万石孝谨，自家形国。郎中数马，内史匍匐。館无他肠，塞有阴 徳。刑名张欧，垂涕恤狱。敏行讷言，俱嗣芳躅

正文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 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 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 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 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 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彊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於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 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 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学 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 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献公之乱， 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 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 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 射之，中熊，熊死。有黒来，我又射之，中黒，黒死。帝甚喜，赐我二 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 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 鹊田四万亩。

其後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 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禳过於众事？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 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 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 时？ ”曰：“鸡鸣至今。”曰：“收乎？ ”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 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於前也。闻 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 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跑，治病不以汤液醴洒，纔石挤引，案 机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 脑，操荒爪幕，湖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 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 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那视文。越人之为方也， 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 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 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 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睇，舌挤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 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 未尝得拜谒於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 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末卒，因嘘唏服臆，魂 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镖，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 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續缘，中经维络，别下 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 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 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 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 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 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 適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胰理，不治将 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为功。”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 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後 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 居媵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 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後 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己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己，身可活也。人之所 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 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 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 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 者，由扁鹊也。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苗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 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尽 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 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 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 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 ”於是少女堤萦伤父之 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 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 得。妾原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 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 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己，其病之 状皆何如？具悉而对。”臣意对曰：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 茁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 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 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 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

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 事之三年所，即尝己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己死十年 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 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於肠胃之间，後五日当鑰 肿，後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 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 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 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 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鐘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 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 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 而脓发，至界而鐘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 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己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兒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 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忧，数怆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 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 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 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遇心主。故烦 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 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 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澳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 汤，一饮得前澳，再饮大浬，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 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 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 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己则热。”信曰：“唯， 然！往冬时，为王使於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 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 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己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 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己。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 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 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 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 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H： “风痺客脖，难於大小波，溺 赤。”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後，叟，再饮病己，溺如故。病得之流 汗出\*循。？循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 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 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 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章武里曹山跑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热。”即 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後三日而当 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附病得之盛怒而以接 内。所以知山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 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 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 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鏤石及饮 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跑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 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 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後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 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後五日死者，肝与心相 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痕也。”臣意即谓 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於内，则三十日死。”後二十 馀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 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癥气也。以次相 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挎者，如法；痘俱挎者，决在急期；一挎一代 者，近也。故其三阴挎，洩血如前止。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迥 风。”迥风者，饮食下卩益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 食下嗑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穀者过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 病己。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 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 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岀及漫 水也。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 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於膀胱，难於前後洩，而溺赤。 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 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 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 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 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

脉来难者，疝气 蹶阴有过则脉结 即不遗溺而沒 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己。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 S： “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 能？ ”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 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 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 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厕，呕血死。病得之流 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齣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 出入五六日，病己。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茁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其镣药一撮，以 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 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 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 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 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 以知之？ ”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 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 0: “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 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 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蟲，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 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 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 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 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於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葛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 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己。病得 之沐发未乾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 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俯仰，又不 得小洩。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 濡，此所谓“肾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 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 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 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乾，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 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 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己。病得之欲男子而不 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 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 可得也。

临蕾氾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 其脉，曰：“蛻痕。”蛻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 以芫华一撮，即出蟆可数升，病己，三十日如故。病蛻得之於寒湿，寒 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 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蟲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迥风。迥风之状，饮食 下I•益辄後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 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 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 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 ”曰：“以为迴风，可治。”信即笑曰：“是 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 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 己。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後十日丁亥 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 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 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 者，固色变也乘也。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穀即过期，不 安穀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洩血者，诊脉法 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 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 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澳者， 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叟，亟勿服。色将发 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 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 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 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 可以论。论曰邛日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鑛石”。夫悍药入 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 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箸，邪气流行，为重困於 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後百馀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 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痺，根 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 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 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 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詹，瘠即死。今闻其四支不能用，瘠而未 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 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 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 後蹴陶，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 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 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己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 不敢以对。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 ”对 S： “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 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於人， 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 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 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適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 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 ”对曰：“此皆饮食 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 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 ”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 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 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国中， 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 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 处等病也。”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 ”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 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 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 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己上气 当大董”。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後 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 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气法不当破灸，碇灸至 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於齐诸侯不？ ”对曰：“不知庆所师受。 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 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问臣意：“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 ”对曰：“臣意不闻 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 验，精良。臣意闻奮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 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 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己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 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 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间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 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蕾， 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 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 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 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於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 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 ”对 曰：“临茁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馀。济北王遣太医高期、 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 逆顺，以宜鏤石，定碇灸处，岁馀。茁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 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 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馀。临菖召里唐安来学，臣意 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 ”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 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 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 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缝萦通尺牍, 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

入朝见疑。故扁鹊 父得以後宁。故老 可谓近之矣。

上池祕术，长桑所传。始候赵简，知梦钧天。言占虢嗣，尸蹶起 焉。仓公赎罪，阳庆推贤。效验多状，式具于篇。正义胃大一尺五寸， 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 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 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二尺，受穀 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账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 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穀之数也。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 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血温五藏，主藏意 井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魂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一 两，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十 四两，纤曲屈申，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穀二斗，水一 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 半，回积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三斤十 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半，当齐，右回十六曲，盛穀一斗 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 脣至齿长九分。齿己後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两，长 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 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太 半，长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手三阳之脉，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阴之脉，从手至 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阳之 脉，从足至头长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长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两足矯脉，从足至目 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任脉各长四尺五 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谓十 二经脉长短之数也。寸口，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也。人一呼脉行三 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 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营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二十五 度。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於手太阴。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终 始，故法於寸口也。

肺气通於鼻，鼻和则知臭香矣。肝气通於目，目和则知白黑矣。脾 气通於口，口和则知穀味矣。心气通於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於 耳，耳和则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为痈 也。

正文魏其武安侯列传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 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 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後传梁王。”太后驪。窦婴 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 以得擅传梁王！ ”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 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 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 邪？ ”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 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虎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 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己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 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 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 之，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 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 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间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有 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 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 用建陵侯卫编为丞相。

武安侯田蚣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魏其己为大将军後，方 盛，蚣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蚣益 贵幸，为太中大夫。蚣辩有口，学槃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 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蚣宾客计笈，蚣弟田胜，皆以太后弟， 孝景後三年封蚣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 诸将相。建元元年，丞相绢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 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 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 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 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 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 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網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 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適诸 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 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编、王 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赵缩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编、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 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 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蚣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 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於春 秋，蚣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i出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 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 曰：“君除吏己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库！ ”是後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 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極。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 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於道。前堂罗健鼓，立曲旃；後房妇女以百 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 独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 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 太尉，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彊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 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原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原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 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 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 馀，適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廖，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 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 之。吴己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 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 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 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 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数月，坐法去。後家居长安，长 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 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 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 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 辈。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己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 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颍 川兒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 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 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騒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 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 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 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端，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 ”灌夫不悸， 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 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 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 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 饮至夜，极驪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 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都， 乃谩自好谢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己而武安闻魏其、 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蚣活之。蚣事魏其无所不 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 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 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 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 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 都。”魏其曰：“事己解。”彊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 伏。己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馀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 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 之！ ”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 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 为寿，乃效女兒咕嗫耳语！ ”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 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何知程 李乎！ ”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 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 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 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 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姚，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 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 忤，宁可救邪？ ”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 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 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 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 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蚣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

*S9S. SS3.*梅冲T或燈)3窍前冲 斗。*s^ss^o* ,—^ssw- i>2-，道冷沖川勢 济HEh *ss^fis. s^i.* Z潔M樹。*- si. ^s. ^sss^o s* 酣湘成。*sss^s. s^ ss. ss.*厕茉湖 w- *ss.* - 81- *^s* 海。»品卄難N。，卅韻雲齊踪諜海落MOS-\*遂咔耳海濯M「*S.&. so ^sso* -teaa-浴 E“ 3S- s-両修進藻 T 吿L 响半蟬醇a沧。，SM®>~ ,t 盼片sn。HfinM s>s- *^sso s^.* 2-E“ 48&- 3>s *s.*令鬼瑠炫点)咪彫田N湖。*ss^s^. ss.*泻測 測)萍mi%商。*- ^sa.* a痂激解孚浏。

N。T導〉兵—涕湖百滔-W。<海耳s丑令州臓\*\_t\*=nlF3A\*。 悟斤相？ ^S5i-弦Eh a>木諷冲—此 i-国\*職鄧3M2，S育冷冊0fi※註図“ a讹国f皿W2融籍M端 «『 *^^sss. a^ssss.* S8m-濯育叫咪 海广 *s.* f 毆漪。MM快3-該。洋ZJBnhm?滲。③ >3- W8>- *ssss. - .^s.* E” 43^- f 杏EEltt。，

强 fKLW飾。nw» # s- BMSBffi- Er\*尚f兩)云兩rt$\_t，。汩演。薦斗榔ffl *冒Hs.*st玲湖SWS叫泳br。譜M75溶即波咏♦击叫Np tw 企濯。\*W\_E *^ss^so s^o s* iwsffi- w-ffi+E) 濯泗泄>75 s- B®»- *I.* Bap wf渕渺。75尚踹菲叫旬\_t「落W4-HA®辭翔斗抵茸。 *s.* 3WS-米雨湍凝滞。W濯对，褚\*冲 卖滲N。濾渕。火谛晝。is-邱州浦時苗S尋>nn}『s° IHSS-郎。HI-邱济浦\*片舞。耳有出個够・\_h施 出Eh a-t布尚片*汁出娜序* 酗圖李-*s^s.*#冲出任职« 舞-*ss^o* \_t皿濯M耳frt邱沼『胡\*汁洲球 613

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笈而名显。魏其 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 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 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 从来矣！

窦婴、田蚣，势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军功。灌夫自喜，引重其 中。意气杯酒，辟睨两宫。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正文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 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 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 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 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 哉！ ”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 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 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 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於是乃 徙为上郡太守。後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 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 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 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 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己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 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 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 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 ”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马解鞍！ ”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 ”广曰：“彼 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 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馅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 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 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 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於是广以上郡太守 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 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 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 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 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 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 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於文法。

後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 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後四岁，广以卫尉为将 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 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 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兒马， 因推堕兒，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 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兒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於是至汉，汉 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 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 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 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後韩将军徙右北平。於是 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 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镰，视之石也。因复更 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 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 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 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 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 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 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後 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 广军无功。後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 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 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 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 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 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 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 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後 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 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 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 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 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 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後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 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 ”广曰：“吾 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 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己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 也。”

後二岁，大将军、膘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 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走之，而令广并於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 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 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 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 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 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 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 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 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 广己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只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 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 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 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到。广军士大夫一 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 死，赎为庶人。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 户击嫣，嫣走。於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 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广死军时，敢从骤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园墉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 尉从骤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 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 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骡骑将军去 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馀，去病 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 迟衰微矣。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 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 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 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 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 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 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 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 者四百馀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 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 焉。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 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 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猿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卻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 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

»<>ofess *^.ss* ^ss- OS 陸灼不 *^ss ^ss ^ss.^*

*K ^3^ ^ssf* “BLR OKS^ *^s* «s^fr。w枚SM皺埋 oui^^—5 *^s^s* \*。蟹\*甲菸\*芯丄四<屮川不。裁长寒收要®rM緞OHS *^s* 形。喚十源涸 *^sl ^ss*。建幌fflKM-frIM *^ss^* ONft,嶼耕蚪與令法 OWW8^ ns *s^* -5EW58』貯嘗。Y4,隸盟和思.戰鼠招咨R11I』二 *S*。旳笠竅卅我椒』诲域OS5。ffiRfrY-H<H』\*蚌股S1K

。古决核題。<善菸囈。抵湘鈿»®8』es盟菸匚姻弥冃 *^i^ss*。回隸眠加抵。臨只世府“厂\_罢汨*廊* 蠅臨保收匚耕握FH“稳K王。府蝇蠻收隸wy/-K-a--K"-H-IK王*•叶*

“0与王。弦屋«』«■蝇窜卅菸梱

-K-H--K菸帼*。工比亲屮* o«s«8^ *?S3* 会。郦袈云 KW-K我嬉 *^^sss* 。-fr増 *s.^s.^*』s3。展 Ke^M *^^sssas* 。村«焰 6fc図城卅汽串-K。7«\* 。fcsY 您？/』N &。赤粧 #«SKW^S*。&*』』呎 ^s

』\*田 H1K歟 OWKi skfr -slew oiHN 戰 Y< *sf* 芯fflinn。目 Y®，0 拥喚條A-WHYW 那\*。録眯以菸 MK-。牯蜂坦 xw』Y 様蟹菸\* 。财日m舗匚 *^s* xwsoss^^s o?£5。整筐浙 H<#B撼布玄E牛也4K\*FH®E^531\* OS ^32 邮岬。撼SE^W金。w菸 0#s3«。非 YEzt .wfcFHw異-K

云何？ ”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 威。”阂、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 单于数万，力战一日馀，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 後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 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 敢自擅专诛於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 权，不亦可乎？ ”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入塞罢兵。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 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 利，斩捕首虏过当。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 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 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 二千馀人，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利侯。”是岁，失两将军军，亡翕侯， 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 人。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说大将军 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 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原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 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甯乘为 东海都尉。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 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骡骑将军，将 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骤骑将军率戎士逾乌整，讨。濮，涉狐 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憎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 山干有馀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 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其夏，膘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 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 骑在後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 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 庶人。而骡骑将军出北地，己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骡骑将 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骤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 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 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阅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 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 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膘骑将军斩 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 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干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 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骤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膘骑将军 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 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輝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骤骑 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骤骑，膘骑所将常选， 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 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骡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骤骑之兵 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 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於 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膘骑将军将兵往迎之。膘骑既渡河，与浑邪 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膘骑乃驰入与浑 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 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 封浑邪王万户，为潔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輝渠侯， 禽犁为河棊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於是天子嘉膘骑之功曰：“膘骑 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信，率以军粮接食， 并将控弦万有馀人，诛猿驟，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 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 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骡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 半，以宽天下之繇。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 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馀人。

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 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骤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 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骡骑。骤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 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膘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 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後将军，皆属大 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骤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 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於是大 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 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 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壮骑可数 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己昏，汉匈奴相纷拏，杀伤大当。汉军左校 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後。匈奴 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實 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 道，後击单于。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 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右将军至，下吏，赎为庶人。 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馀日，右谷蠡王闻之，自立为单于。单于後得 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膘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 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馀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己多大将 军。军既还，天子曰：“骤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 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 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 级，师率减什三，取食於敌，連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膘 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徳属膘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橋余 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干六百户封博徳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 从骡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 专王伊即軒皆从膘骑将军有功，以干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 户封伊即軒为众利侯。从骡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膘骑有功，益封各三 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军 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膘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骡骑将军秩 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後，大将军青日退，而骤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 人门下多去事骤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膘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 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骤骑视之，对 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 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 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膘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 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膘骑将军自四年军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 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 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 嬪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

自骡骑将军死後，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岁，伉弟二 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岁，冠军侯国除。 其後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 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大将军以其得尚平阳长公主故，长平侯伉代侯。六岁，坐法失侯。

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

最大将军青，凡七岀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馀级。一与单于战，收 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 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 及校尉己为将者十四人。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 侯，坐法失侯。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 军，军马邑。後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後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 有功，封为南穿侯。後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後四 岁，以坐酎金失侯。後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馀里，无功。後八 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 侯，为丞相。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後。

将军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 邑；後六岁，为将军，出代；後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 功。凡三为将军，其後常为大行。

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 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後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 为合骑侯。後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後二岁，以 将军出北地，後膘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後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 无功。後十四岁，以因杼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籽将军再出击匈 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後发 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

将军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彊弩将 军。後一岁，复为彊弩将军。

将军李蔡，成纪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轻车将军从大将 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己为丞相，坐法死。

将军张次公，河东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其後 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後一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再为将军，坐 法失侯。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将军苏建，杜陵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以将军 筑朔方。後四岁，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後一岁，以右将军再 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後为代郡太守， 卒，冢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翕侯。武帝立十七岁，为前将军，与 单于战，败，降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 侯。後三岁，为将军，岀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後使通乌 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衩翔人也。武帝立二十二岁，以主爵为右将军，从大 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後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襄，曹参孙也。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房侯，坐酎 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 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於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 杀之。

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 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为校尉，数从大将军。以 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毋功。以捕楼船将军坐法死。

最骡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 馀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後为将军二人。

将军路博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膘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 膘骑死後，博徳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己而归汉，为骡骑将军司 马。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膘侯。坐酎金失侯。後一岁，为匈河将军， 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後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淀野侯。後六岁， 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 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 後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後枝属为五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 夺，卫氏无为侯者。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 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 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细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己，何与招士！ ””骡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 此。

君子豹变，贵贱何常。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 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嫖姚继踵，再静边方。

正文南越列传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己并天下，略定杨越，置 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 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 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 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 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 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 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 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湼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 兵自守！ ”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己破灭，佗即击 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己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 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 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 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 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 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 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 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素，称制，与中国 侔。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徳 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 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 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 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 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 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 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乃 顿首谢，原长为簿臣，奉贡职。於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 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离。”陆 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 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 曰：“两越俱为簿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 兵，唯天子诏之。”於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 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於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 死无以报徳！ ”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 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 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於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後十馀岁，胡实 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楼氏 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楼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 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 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 少季通。及婴齐薨後，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 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 路博徳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 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 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 边关。於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 得自置。除其故貌則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 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馀人，男尽尚王 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 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於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 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 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 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 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 ”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 欲錠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 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 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 王、王太后己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 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 可，天子罢参也。郑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 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原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於是天 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楼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 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 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 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 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徳 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後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 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 罪，发兵守要害处。於是天子曰：“韩干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 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楼乐，其姊为王太后，首原属汉，封其子广徳为龙 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徳等 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徳为伏波将军，岀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 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 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 下样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 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後，与 楼船会乃有干馀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徳、嘉皆城守。楼 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 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 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 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徳己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 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 建徳，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 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 郎兵未下，南越己平矣。遂为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兵以陷坚 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 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後亡 国，徵自楼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後。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 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中原鹿走，群雄莫制。汉事西驱，越权南裔。陆贾骋说，尉他去 帝。燧后内朝，吕嘉狼戾。君臣不协，卒从剿弃。

正文朝鲜列传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 筑鄆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涙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编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干馀人，魅结蛮 夷服而东走岀塞，渡溟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鄧，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 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 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 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 见天子，又拥阅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 去至界上，临溟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 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 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 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 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 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 众，遁山中十馀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溟水西军，未能 破自前。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 谢：“原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 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馀，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 变，谓太子己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 渡溟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溟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 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 入海，固己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 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 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 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 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 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 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 济南太守公孙遂往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 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 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 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 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左将军己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 将军王 夹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 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映、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 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 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 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封参为瀆清侯，阴为荻苴侯，唳 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

左将军徵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 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 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 辱，将率莫侯矣。

卫满燕人，朝鲜是王。王险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 ±o兆祸自斯，狐疑二将。山、遂伏法，纷纭无状。

疝「※応団謚苗。a尚潮。滲沌治成。盗\* 鼻斗爛N。v-hi?*^ssf* 誌目wa咏歸丁 *s* 皆\*漏争K尚\*旳/JP尚兵蜩巨冲\*畀畐海垮球)网制 A 成。溫汁申 N 沁。awJI兵IllA\*®) *s^ss^o ^s* ffiss- Iswss。wN>H\*『>Hf>l-法。M艱 Eh 译有屮&海滲\*，¥出弟滩甌S-NH-「啾卅旎Nxb曲溶雄Ee田。 田 ®- 3KS^S-a出湖時m魂。s- *s^s?* 4 m田怀卡2，4J&E" '雨。w浙唸申2，E“ §。w涕湼百 *书，Eh* a亠-Z-MWN 澹 N\* 底。，Eh京曰謚®电2，

£E» a4。出嶠卅T淋-is-田添謚流。湘 画we-l落冷叢醐)*slo SS.*蚩驟涪滲。澤-B-港\*〉*X so s§.* 尚HN 博 5W>^ U-7-T 卅ME“ 淡HN 竪 >成，*ssisj* 耳 堂任窯『*s^ss^s* 冬一。^HEh。囲涕「靛 IUKN 淳BManllFN。。

-2「MEh .ss。wsu- SMI- iMS»raN源 醜芯M、J，、J，雄-W) ZEMI^。HI澹雄「■冊。M壬尚B魂。M *sss.* n- S.WW- *- si.*h--Hrt N“ si- TaFI苴。泗±湼宙毗洪脂。蒔游m葺。35®眇徭〉玲 *sso* ii- 冲。*ssss^.* 5- *M^s.甘鋼癥讲 ss* moMa匡毗书Br 孫。*ss. ss.*隱 WHR「益 w 图e。 *ss^ss. no*M海範湼肝爾岡避瀏「21-建 麟f\*画)革喘)普诫N。fmsffl。MH湼斷詠海旅善。蓬法 i-季 *^ss. s^so*M-H-湼 *sso* MM 湼卧福女lln莲「is- Is- n- *s* s- w 浦。*S.S.*sa滓-H。*ssss.* n-

4H羣民瞄。襟出※嶋尝\_WN置。iHH »「®T 叢 Nffi建，m s^i-华ag啓“ 3\*^- Sim-叢耳 IF諭

661

距虚，轶野马而混騷驗，乘遗风而射游骐；僮盹凄浏，雷动嫖至，星流 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換草蔽 地。於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 兽之恐惧，徼受讷，蜂睹■物之变态。

“，於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受纟高,*素纤罗，垂雾穀；裝积褰绪， 纤徐委曲，郁橈谿谷；粉粉排排，扬袍恤削，蜚纤垂髯；扶与猗靡，吸 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缥乎忽忽， 若神仙之仿佛。

“，於是乃相与療於蕙圃，螯珊勃寧上金隗，捻翡翠，射鷄璘，微緡 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鸽下，玄鹤加。怠而後发，游於清 池；浮文朔，扬桂枇，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推金鼓,*吹 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蟲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碣石相 击，硬確滴滴，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猿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繩乎淫淫，班乎 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後 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將割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 齐殆不如。’於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 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 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原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今足下不 称楚王之徳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摩，窃为足下不取 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 於齐而累於楚矣。且齐东陪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眾，浮 勃海，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 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 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 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 不复，何为无用应哉！ ”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 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 齐列为东籀，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於义故未可也。且 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適足以贬君自损 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 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沪，出入泾 渭；鄧都潦滴，纤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 态。东西南北，驰鹫往来，岀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 中，过乎泱莽之野。汨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 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晞，澤津渣汩，溜测泌湎，横流逆折，转腾澈 洌，澎湧沆溪，穹隆云挠，蜿■胶戾，逾波趋泡，莅莅下瀨，批墟旻 壅，馅扬滞沛，临垠注壑，漫漓買坠，湛湛隐隐，砰磅匐滴，滴滴瀬 瀝，潴源鼎沸，驰波跳沫，汩槃漂疾，悠远长怀，寂滲无声，肆乎永 归。*然後瀬洪潢漾,*安翔徐徊，骨乎漓々，东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龙赤螭，頑弾慚离，鯛駐駿鮭，禺禺觥触，撻鳍擢尾，振鳞奋翼， 潜处于深岩；鱼鳖議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旳躁江靡，蜀石黄題， 水玉磊何，磷磷烂烂，釆色害肝，丛积乎其中。鸿鹄鹅鸨，磁蠕鵬*，* 羯鹊鳩目，烦鸯鵬輟，溜昉彌II，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滥，随风澹淡， 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喽喋菁藻，咀嚼菱藕。

“於是乎崇山籠裡，崔巍嵯峨，深林钳木，崭岩參嵯，九變、戳・， 南山峨峨，■■岩紘甌镒，摧篓崛崎，振谿通谷，蹇产沟渎，麓呀豁 聞，轄陵别岛，歲魄岩痍，丘虚崛峻，隐辕郁鹃，登降施摩，陂池狒 务，流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 离，糅以爾芜，杂以流夷。専结缕，檳戾莎，揭车衡兰，本射干，花 姜蓑荷，蔵橙若茹，鲜枝黄砾，蒋芋青殖，布漠闵泽，延曼太原，丽靡 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胖蚤布写，舗芝 勃。“於是乎周览泛观，瞋盼轧沥，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 日出东沼，入於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兽则僞旄皴釐，沈 牛塵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 麒麟角浚，駒驗橐度，蚩蚩驛騷，駛騷驴骡。

“於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模璧蹈， 辇道綱属，步眺周流，长途中宿。夷颛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 杳眇而无见，仰攀標而扪天，奔星更於闺阙，宛虹拖於楣轩。青虬蝴燧 於东箱，象舆婉蝉於西清，灵圉燕於间观，僱俭之伦暴於南荣，醴泉涌 於清室，通川过乎中庭。槃石褫崖，嵌岩倚倾，嵯峨碟舗，刻削峥嫌， 玫瑰碧琳，珊瑚丛生，渓玉旁唐，琪還文鳞，赤瑕驳荤，杂雨其间，垂 绥琬琰，和氏出焉。

“於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棲，枇杷撚柿，椁奈厚朴，粤枣杨 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梧濛荔枝，罗乎後宫，列乎北园。宰丘陵， 下平原，扬翠叶，机紫茎，发红华，秀硃荣，煌煌扈扈，照曜钳野。沙 棠栋構，华氾金柠，留落胥馀，仁频并闾，欖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 仞，大连抱，夸条直暢，实叶覆茂，攒立丛倚，连卷累備，崔错■散， 防衡闘何，垂条扶於，落英幡繩，纷容萧蔘，旖旎从风，浏莅■吸，盖 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柴池花魔，旋环後宫，杂選累辑，被山缘谷， 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於是玄猿素雌，维獲飞鵰，蛭蜩螺蝶，蜥胡■蛻，栖息乎其间；长 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蜻枝格，偃蹇杪颠。於是乎險绝梁，腾殊榛，捷 垂条，陣稀间，牢落陆离，烂曼远迁。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後宫不 移，百官备具。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蛻旌，靡云 旗，前皮轩，後道游；孙叔奉辔，卫公验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 中。鼓严簿，纵镣者，江河为队，泰山为橹，车骑雷起，隐天动地，先 後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生貌豹，搏豺狼，手熊黑，足野羊，蒙鹃苏，綺白虎，被豳文， 跨野马。陵三颗之危，下磧历之批；俚鷲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 解务，格瑕蛤，錠猛氏，冒駿裹，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腹陷脑；弓不 虚发，应声而倒。於是乎乘舆弥节裴回，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 将率之变态。然後浸潭促节，倫垣远去，流离轻禽，福履狡兽，情白 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燿，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 游枭，栋蜚虚，择肉後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殖仆。

“然後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相，乘虚无，与神俱，辕玄鹤， 乱昆鸡。遒孔鸾，促猬璘，拂鹭鸟，捎凤皇，捷鸳雏，掩焦明。

“道尽涂蜂，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幼;，率乎直指，闇 乎反乡。“道尽涂弟，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幼;，率乎直 指，闇乎反乡。蹶石，历封峦，过乂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 驰宣曲，濯鹤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猿者之所得 获。徒车之所辕辄，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駿，与其穷极倦，惊惮 憎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就满谷，携平弥泽。

“於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輟帽之宇；撞千石之 钟，立万石之钳；建翠华之旗，树灵塁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 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 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铛剽，洞心骇耳。荆吴 郑卫之声，韶漠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 侏儒，狄醍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於前，靡曼美色於 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端都，靓庄刻饬，便爍绰 约，柔極娯嫌，妩媚俭 弱；推独茧之榆拖，眇阎易以戌削，编姚徹 蘋，与世殊服；芬香滬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旳喋；长眉连 娟，微睇醴藐；色授魂与，心愉於侧。

“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 侈！朕以览听馀“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 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 此，恐後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於是乃解 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隋墙填 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廩以振贫 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徳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 正朔，与天下为始。’

“於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 艺之囿，鹫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裡首，兼骆虞，弋玄鹤，建 干戚，载云幡，換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 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 受获。於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 刑错而不用，徳隆乎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 库之财，而无徳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 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 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 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 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 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 道而论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 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 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 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後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 交臂受事，i出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 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燹之长，常效贡职，不敢 怠堕，延颈举踵，隅隅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己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 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 闻其乃发军兴制，

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 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 恐居後，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 tto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 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 东第，终则遗显号於後世，传土地於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声施於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 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 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 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 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 时，重烦百姓，己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 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相如还报。唐蒙己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 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 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棒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 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律、産、馱者 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 县，愈於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 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 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於是卓王孙、临邛诸公 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驪。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雑、崖、験、 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胖柯为 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 谏，业己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 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徳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澱，群生樹 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 因朝崖从驍，定雑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 蜀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 曰：“盖闻天子之於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己。今罢三郡之士，通夜 郎之涂，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 律、西焚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己。仁者不以徳来，彊者不 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 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 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靓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 闻己，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

“昔者鸿水淳出，氾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陶屬而不安。夏后氏 戚之，乃埋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茁，东归之於海，而天下永宁。当 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於虑而身亲其劳，躬月氐无胧，肤不生毛。故休 烈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應，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 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阂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鹫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怀生之物有不 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 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乡而怨， 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徳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 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己？故北 出师以讨彊胡，南驰使以靖劲越。四面风徳，二方之君鳞集仰流，原得 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I羊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徳之 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 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诛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 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徳，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 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己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忧勤，而终於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 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鹳明己翔乎寥廓，而罗者犹 视乎薮泽。悲夫！ ”

於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 徳，此鄙人之所原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 而辞避。

其後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於财。其进仕宦， 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 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 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 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 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於毂下， 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驰，犹时有衔撅之变，而况涉乎蓬蒿， 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 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於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祸固多藏於隐微而发於人之 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 原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随之长阪兮，全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階州兮，望南山之参 差。岩岩深山之誼々兮，通谷慫兮筋汩減嗡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 广衍。观众树之壌电兮，览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瀨。弥节容 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埶。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 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脩兮，魂无归而不食。复邈绝而 不齐兮，弥久远而愈髻。精罔阊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

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 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灌，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 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 隘兮，揭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蜕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 兮，总光罹之釆旄。垂旬始以为惨兮，拙彗星而为耆。掉指桥以偃蹇 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橈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滑 兮，素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蟆略逶丽兮，验赤螭青虬之醍燧蜿 蜒。低卬夭嬌据以骄瞥兮，i出折隆穷蟬以连卷沛艾赳螟伝以佶保兮，放 散畔岸聽以孱颜。錄踱帽辖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格以梁倚。纠蓼叫 鼻蹋以艘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越。莅飒卉翕燻至电过兮，焕然雾除， 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 泉以正东。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 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後滴湼。厮征伯侨而役羡门 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髀御兮，清雰气而後行。屯余车其万乘 兮，絳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历唐尧於崇山兮，过虞舜於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選胶葛以方 驰。骚扰冲欢其相纷拏兮，滂湯泱轧洒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 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噸磐嵬靴。遍 览八幼:而观四荒兮，揭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 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氾滥水嬉兮，使灵姻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臼々 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物洸忽兮，直径驰乎 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阊风而摇集兮，亢乌腾 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好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籐然白首。载胜而穴 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 喜。

回车揭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溪餐朝霞，瞧咀芝英兮 叽琼华。娘侵潯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 滂沛。驰游道而脩降兮，鹫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 垠。遗屯骑於玄阙兮，轶先驱於寒门。下峥嫌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 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惆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 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 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 书；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己死，家无书。问其妻， 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 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 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 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蔵蕤，埋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 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 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於唐尧，臣莫 贤於后稷。后稷创业於唐，公刘发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 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 由於前，谨遗教於後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丰也；宪 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於纖褓而崇冠于二后。 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 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徳，逢涌原泉，沏滴漫衍，旁魄四塞，云 専雾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塚。怀生之类霑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 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恶湮没，闇昧昭哲，昆蟲凯泽，回首面 内。然後囿骆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嫌一茎六穗於庖，牺双眨共 抵之兽，获周馀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於沼。鬼神接灵圉，宾於间 馆。奇物谪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 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悪乎！进 让之道，其何爽与？

於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t惠，诸夏乐贡，百蛮执 贽，徳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決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 见。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 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之仪，群臣悪焉。或谓且 天为质闇，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亦各 并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徳以 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 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徳，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 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原陛下全之。而後因杂荐 绅先生之略术，使获燿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 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搪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 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 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 ”乃迁思回虑，总公卿 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 育；嘉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壊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 育；嘉穀六穗，我稿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氾専渡之。万物熙熙，怀而慕 思。名山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氾専湧之。万物熙熙，怀而 慕思。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咬々睦睦，君子之般般 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咬々睦睦，君子之

能。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天瑞之徵。兹亦於舜，虞氏 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 祉。三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 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徳而升；釆色炫燿，煉炳輝煌。正阳显见，於传载 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迁寓，谕以封峦。厥之有章，不必谆 谆。依类迁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己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徳，兢兢翼翼 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 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 山，至梁父禅肃然。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釆，釆其 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徳逮 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 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 语可论者著于篇。

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徳一也。相  
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摩  
曲终而奏雅，不己亏乎？余釆其

相如纵诞，窃費卓氏。其学无方， 侈。四马还邛，百金献伎。惜哉封禅，

其才足倚。子虚过吒，上林非 遗文卓尔。

673

正文循吏列传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 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 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 起。秋冬则劝民山釆，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 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 ”市令 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 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 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陣车，王以为庫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 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 困。乘车者 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 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 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 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 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 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 也？ ”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 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 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離其货乎”？

正文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 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 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矣”。西狩 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後 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 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 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 於战国，懦术既紬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 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阮术士，六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 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 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 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 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 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 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脩其经空，讲习大射乡饮之 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 然叹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 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 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培、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 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後，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 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蕾川田生。言春秋 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蚣为丞相，细 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 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 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 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 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 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徳，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 劝学脩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 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 八己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 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 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竺以 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 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馬，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 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 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 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一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己下，补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 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 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己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 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 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 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 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 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编亦尝受诗申公，编为 御史大夫。编、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 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辂传从。至， 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己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 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己招 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 儒术，得赵缩、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编、王臧吏， 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 至城阳内史，昉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 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 子行虽不备，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於申 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 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 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 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己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 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 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 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 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 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 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 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 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 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 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 之。时固己九十馀矣。固之徵也,

诸谀儒多疾毁固,  
薛人公孙弘亦徵,

曰“固老”，罢归  
侧目而视固。固

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自是之後，齐言诗皆本辕

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 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 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 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 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 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 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 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 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诫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 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於文，口不 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 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後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 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於官，官 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 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 於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 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 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 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 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後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 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 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蕾川人杨何。何以易，元 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 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茁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 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 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 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 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 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 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 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 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 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 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 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 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 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鸽 腕。曲台坏壁，书礼之冠。传易言诗，云蒸雾散。兴化致理，鸿猷克 赞。

正文大宛列传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 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 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 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 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 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 ”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 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 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 ”骞曰：“为汉 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 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 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己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 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 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 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 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彊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 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 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 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 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井臨、*于寰。于真之西，则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駄，出産，出徙，出邛、熒，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雑，南方闭禺、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 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干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 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 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 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岀右北平击匈 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後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骤 骑破匈奴西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 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 汉击走单于於幕北。

是後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 弃於野。乌喋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 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於西。昆莫收养其 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 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 不大攻。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 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 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 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 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 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 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 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 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馀子，其中子曰大 禄，彊，善将众，将众别居万馀骑。大禄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 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 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 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杀岑娶，予 岑娶万馀骑别居，而昆莫有万馀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 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於骞。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 抒編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 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到，拜为大行，列於九卿。岁馀，卒。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後岁馀，骞 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然张骞 凿空，其後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骞死後，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 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发 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气*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 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 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 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於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 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後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 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 福、詳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 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 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复为 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 贵其物。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後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 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 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 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 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 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 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 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 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骡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 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 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 为混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 之，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鄆至玉门矣。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 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 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 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後发使随汉使来观 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驪潜、大益，宛东 姑师、拝靦、苏蓬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 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 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於是大殽抵，岀奇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 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殽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 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讹 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 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 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 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 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 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 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 深眼，多须珂，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 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 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 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干 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 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 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 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 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 ”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 汉使，取其财物。於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 兵不过三千人，彊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己尝使淀野侯攻楼兰， 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 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 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 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 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 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 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 ”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 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 饥。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 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其夏，汉亡淀野之兵二万馀於匈奴。公卿及议者皆原罢击宛军，专 力攻胡。天子己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 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 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 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 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馀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 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 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夭下七科適，及载只给贰师。转 专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 云。

於是贰师後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 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 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 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己忧困。围其 城，攻之四十馀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 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 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 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 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 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 ”是时 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 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 头己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 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 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而立宛贵 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 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馀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 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 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 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闻汉己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 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 击。上邦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弟、桀等逐及大 将军。

初，贰师後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 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 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 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馀人，军马千馀 匹。贰师後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 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 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 百馀人，千石以下干馀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细其劳。± 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己伐宛，立昧蔡为橡王而去#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 国遇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於 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徳。而 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 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 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 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 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 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

正文佞幸列传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 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 有阂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猬璘，贝带，傅脂粉，化闲、籍之属也。两人徙家 安陵。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 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 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後 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裝带後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 见邓通，其衣後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 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 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 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己。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 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 ”於是赐邓通蜀严道 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喑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 谁最爱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喑痈，喑 痈而色难之。己而闻邓通常为帝嗜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 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 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 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 一钱，寄死人家。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 笃。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 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 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 至上大夫，赏赐拟於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 猎上林中。天子车驾哗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鹫驰视 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 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嗦嫣。 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 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 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 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 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 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 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後人佞幸矣。虽百 世可知也。

传称令色，诗刺巧言。冠璘入侍，傅粉承恩。黄头赐蜀，宦者同 轩。新声都尉，挟弹王孙。泣鱼窃驾，著自前论。

正文日者列传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 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长安东市。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 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 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己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 中以观釆。”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 季主间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 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 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 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 生之辞，小子窃观於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 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汙长者？”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 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 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 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於己。’此吾之 所耻，故谓之卑汙也。”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 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 寡矣。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 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 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 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逾趋而言；相引以 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 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 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 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 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 从姬歌兒，不顾於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 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盗贼发不能禁，夷麵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和乱不能 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穀不孰不能適。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 而迁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 也。子独不见鸦枭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苓窮弃於广野，蒿萧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於仁 义，分策定卦，旋式正釘，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 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时日，乃後入家；产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 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

“且夫卜筮者，墙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後乃言事，此有礼也。言 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徳 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 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徳，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 谓，上徳不徳，是以有徳，。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於是 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 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 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 物，游於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 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 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 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 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国成 功，尽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 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 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徳顺以除群害，以 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隅隅者也，何知长者 之道乎！”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摄衣而 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

居三日，宋忠见贾谊於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 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 精；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屐也。此老子 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 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有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 志而者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 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 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 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 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 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 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 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齐张仲、曲 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 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 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孙，当视其 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 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 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 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 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於展子。齐楚异法，书亡罕 纪。後人斯继，季主独美。取免暴秦，此焉终否。

正文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靴近世涂民 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 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 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 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纏、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 色；江南出蕖、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机、齿 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干里往往山出 釘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 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 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 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 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 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纖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 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 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 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徳；小人富，以適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 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 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 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己。故岁在金，禳： 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 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泉，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 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衆齐物， 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 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 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 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 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己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 为鸦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 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徳者也。 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 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 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 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 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穀，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 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 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 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 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 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己也。

猗顿用監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増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 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 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皆。清，寡妇 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 怀清台。夫保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 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沂、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 田，而公刘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 先王之遗风，好稼稿，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 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栋邑，栋邑北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 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 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燹，焚僮。西近邛窄，窄马、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编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 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 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 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干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 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 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懊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 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殃不均，自全 晋之时固己患其僚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 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辍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 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懐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 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 鼓鸣瑟，貼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 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 侠，卫之风也。

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 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僅之患，以故皆窺偷生，无积聚而多 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 穀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 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 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 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卻 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 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鹫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 容，摸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 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 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 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 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氽。”居之一岁，种之以穀；十岁， 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徳。徳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 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 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 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 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 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干树橘；淮北、 常山己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干亩桑麻；渭川千 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像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 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 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 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 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 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 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 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酣一岁千酿，醯酱千成，浆千紐，屠牛 羊彘千皮，贩穀衆千锤，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 轴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鮮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 石，马蹄檄千，牛千足，羊彘干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细布千钧，文釆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菓麹盐豉千苔，飴｛此 鱼｝千斤，皺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断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锤，子贷金钱千贯，节駆会，贪贾三之，廉贾 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 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 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鸦，至死不饥。 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 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 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 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 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邮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 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貰贷行贾遍郡国。刍K、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 利者，以曹邮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 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 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 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 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 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 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 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 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己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锤计。吴 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 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 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 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 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 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 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 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 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 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锤。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 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市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 兵。保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